

135501

版出月二年三六九一

風 蕉



本期要目

永恆的存在

莊重

貓

山芭仔

海鷗

莊牧

頭獎彩票

高德望

異鄉人

沈甸

定情日

余自清

遺囑

姚拓

燈塔守望者

劉前度

最後的晚餐

梁園



每份三角
中篇文叢不另收費

5201
3600

編者的話

有好幾個以星馬為銷售對象的外來刊物，於一九六二年底停刊了；它們都有好幾年的歷史，而且，在星馬都有「同志」和「嘍囉」在「自己的園地」上經常為之吹噓、捧場，可是，它們仍然經不起現實的考驗，終於關門大吉。這個事實，給所有文藝工作者一個重大的啓示，讓我們瞭解到：只有忠於藝術良心的作品，才能真正得到讀者的歡迎。莊重的「永恆的存在」雖不是針對這個問題而作，然而，其中談論的基本觀點都與這個問題有關，很值得我們參考。一項文藝工作的延續和一部文藝作品的存在意義，不是靠「權勢」或「宣傳」，而是看其本身的價值：這是不可否認的真理。

本刊是一份純粹文藝刊物，除了尋求文藝創作的真正道路外，從不涉及政治的紛爭，或成為野心家的工具。我們的光明磊落的立場，已逐漸在作者和讀者群中加深了印象；所以，每年都有更多的作者參加我們的耕耘工作，也有更多的讀者成為我們的基本訂戶。在這兒，我們除向支持和鼓勵我們的作者、讀者致謝外，並保證我們將繼續保持目前的立場。

這一期，我們選刊了五篇小說，它們的風格和內容雖然都不相同，但，都是屬於純正的文藝作品。山芭仔的「貓」，不論在形式上、內容上，都很清新、可喜。高德望的「頭獎彩票」，寫的是小人物的故事，幽默中帶着哀愁，相當動人。余自清的「定情日」，是溶和了好幾個派別的表演手法，頗為別緻。姚拓的「遺囑」，用輕鬆的筆調，寫出了今日存在於一些青年中的問題。「燈塔守望者」的原作者是波蘭的名作家顯克維支（1846—1916），其不朽名作為「你往何處去」（*Quo Vadis*）；本文是他的短篇代表作。

散文方面，莊牧的「海鳴」深沉有力，引入產生無限幽思。沈甸的「異鄉人」，內容係經一再壓縮，文字之簡潔、含意之深長，非一般作者所能做到。冰谷的「茅草」，內容與文字均樸實，充滿泥土氣息。

本期選刊了五首短詩，都在水準以上，首首可誦。一個月來，編者收到不少讀者寄來的賀年卡，謹在此致謝，並祝各位新年快樂。

目錄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永恆的存在（小論）	莊重（3）
漫談愛情小說（小論）	齊梁（4）
貓（小說）	山芭仔（5）
末日（詩）	狄遲荇（6）
海鳴（散文）	莊牧（7）
頭獎彩票（小說）	高德望（9）
平衡的感覺（詩）	馬角（10）
異鄉人（散文詩）	沈甸（11）

蕪河第一月（詩）	冷燕秋（11）
定情日（小說）	余自清（12）
茅草（散文）	冰谷（15）
遺囑（小說）	姚拓（16）
孤峯頂上（詩）	周夢蝶（19）
燈塔守望者（小說）	劉前度譯（20）
世界文壇（報導）	資料室（23）
夜的木刻（詩）	羊城（封底）

永恆的存在

莊重

當人類躍出了神權的世代，深覺得心靈在粉碎枷鎖之後，所獲得的自由與活躍，是多麼的歡悅和幸福；另一方面，回想起當心靈受壓抑和束縛時，心身所感受的鬱悶與痛苦，是多麼的可悲和可恨；於是，人類有一個偉大的覺醒：一個心靈沒有自由的人，便失去存在的意義！

肉體受禁錮，誠屬可憐；但如果心靈是自由的，則仍有某一種的快樂和某一種程度的希望；且能產生可畏的力量，超越肉體的痛苦，甚至突破肉體的禁錮。然而，一個人假如心靈受到壓制，不但他的心靈失去自由，肉體方面也不會是無拘無束的。所以，人類固然需要肉體自由，更要追求心靈自由；而且，心靈的自由，其重要性，還在肉體自由之上：這是人類的進一步的省悟。

為什麼我要在這篇短文的開頭提到「心靈」和「心靈自由」的問題？它們究竟與文學創作有什麼關聯呢？這兩個問題的提出是恰當的，也正是我想在這篇短文中和大家共同討論的。

相信諸位都可能同意這一種說法：文學創作的醞釀過程，是一種「心靈」的活動。「心靈」是如何開始這一項活動的呢？當人的主體接受客觀事物的刺激，感情產生一種波動，於是，「心靈」開始了它的活動。換一句話說，如果沒有客觀事物的刺激，感情沒有產生波動，屬於文學創作的「心靈」活動就不會發生。可是，有人却摒棄了這個觀點，他們認為無須客觀事物的刺激，無須感情產生波動；只要在門內，遵從一套文學創作的公式或原則，服從某一種有關文學創作的指示，就可以從事文學創作了。這一種說法，的確令人懷疑。然而，有人竟提出更荒謬的見解，他們主張作家應該把「心靈」交給「黨」或是交給某一個「組織」，作為宣揚「主義」（非創作技巧的主義）或「政策」的工具。

要心靈遵從一套「公式」、「原則」和「指示」，或是，把心靈交給「黨」和「組織」，就是讓心靈接受一種約束和控制，使心靈成為一種工具；說得清楚些，這一類的心靈已失去了自由，同時，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其中的道理是十分明顯的，在這裏，我且稍加分析：作為一個「工具」，它不是在表達自己的心意，而是在傳達工具的主持者的心意；後者發出什麼聲音，前者即發出什麼聲音；後者不出

聲，前者也不出聲；真正具有存在意義的只是後者，而不是前者。所以，一個失去心靈自由的文藝工作者，是不能從事真正的文藝創作。在爭求自由的呼聲響遍整個世界的今日，居然有些「作家」竟叫置不要心靈的自由，放棄自己的存在；這是多麼可笑的事，可是，這類怪事却不難聽到和見到。然而，人對自由畢竟是嚮往的，只要他的腦子不糊塗，只要他的理智尚清醒，便會覺得自由的可貴。法國的A·紀德、羅曼羅蘭，是最早覺醒的兩位名作家。英國的奧維爾，匈牙利的柯思勒（A. Koestler），雖然曾極力攻擊紀德的「變節」，但隨後，他們也走上了紀德的道路。西隆涅（I. Sironi）和克里夫欽科，也深覺自由的重要，後者於擺脫了心靈上的桎梏時，還寫了一本十分轟動的「我選擇了自由」。斯坦貝克和繆勞，早就明確的表明：心靈在自由的時候，才能發出亮光。連在蘇聯與西蒙諾夫齊名的得過多次蘇聯元首文學獎金的法捷耶夫，當他忍受不了心靈被束縛的痛苦時，於一九五六年自殺了。被蘇聯等國家讚譽為「美國的良心」的小說家霍華德·法斯特（Howard Fast），也免不了在一九五六年懺悔了：他說：「為了實行共產主義，而放棄了神聖的人權，人的良知、尊嚴，以及隨意說自己愛說的話和清楚而無畏地說出自己所信的真理的權利：這是一種失敗，不是一種勝利！」

在中國大陸，一九五四年，文壇上出現了一本爆炸性的著作：「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這本書約十萬言，是知名的中共文藝理論家胡風撰寫的，其中最精彩的一章是：「反對架在作家頸子上的五把理論刀子」；這五把刀子是什麼？第一把刀子：「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胡風說：「單單這一把刀子，就足夠把所有的作家嚇死了！」第二把刀子：「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胡風說：「這就把生活瓦解了，使作家在到工農兵生活裏去之前，逐漸麻木了感受機能；因而，作家不敢，也不必把過去和現在的生活當作生活；……」第三把刀子：「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胡風說：「這就使作家脫離了現實，脫離了勞動，無法使現實內容走進自己內部。」第四把刀子：「只有過去的、形式才是民族形式，……；如果接受國際革命文藝和現實主義文藝的經驗，那就是『拜倒於資產階級文藝之前的罪人』。」第五把刀子：「『忠於藝術』就是否定『忠於現實』。」胡風的爭求心靈自由的呼籲，馬上獲得中國大陸上數以千計的作家的歡呼，也獲得數以萬計的大學生的響應；這些親身嘗受心靈桎梏的人們，深深的瞭解其中的苦味；這個要求掙脫心靈上的束縛的運動，雖然很快的遭受當政者的武力壓制，但，爭求自由的呼聲却在衆

多的中國大陸的作家底心靈深處迴響着。

令我們感到驚奇的是：在星馬這個自由的國度裏，竟有文藝作者以捨棄心靈的自由爲一種光榮，且認爲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然而，在他們嚮往的中國大陸以及蘇聯等國家，作家們却在暗中和束縛他們的心靈的政權作一種長期的殊死搏鬥。後者在爭求心靈的自由，前者却在要求心靈受約束，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斯坦貝克在「伊甸之東」中，說：「我相信這一點：人類中自由不受拘束的探索的個體心靈，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東西。」

同時，我要衛護的是：心靈隨意採取任何方向而不受約束的自由。

「我要摧毀的是：任何限制或破壞個體的思想、宗教或政權。」

「我就是這麼樣的人，我就是要這麼幹。我明白爲甚麼一個建立於某種固定模型上的制度必定企圖破壞自由的心靈，因爲自由心靈是能够藉檢查來摧毀這種制度的東西。我當然明白這一點；而且我憎惡這企圖；我要與它抗爭、摧毀它，以衛護那唯一使我們有別於不能創造的禽獸的東西。」

「假如心靈自由的光輝可以被戕殺的話，我們就完了。」

斯坦貝克不但是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得獎者，而且，在過去是甚爲「無產階級」擁護的「資產主義」作家，他的上面這一段話，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以及親身體驗的感想，給我們以極大的啓示和警惕。同時，還讓我們瞭解一個事實：企圖破壞心靈自由的是屬於某一種政治制度的維護者，他們不是純粹的文藝工作者，而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政治野心家的走狗，他們不願文藝工作者做個真正的人，而是要逼作家們成爲與「禽獸」相同的東西。他們高唱一些表面上看來極爲動聽和堂皇的口號，要作家們放棄心靈的自由；但，那是一種陷阱，一種陰謀！大家千萬別胡亂的聽信他們，盲從他們！

前人留給我們的教訓太多太多了！我們豈可再步他人的後塵、重蹈覆轍。在這裡，我要殷切地提出呼籲：心靈自由的問題，實在值得每個文藝工作者深思和深省。

這幾年來，在星馬，已有許多文藝工作者，業已深切的體悟到心靈自由的重要，他們遠離了那「自甘放棄心靈自由」的歧途，開始奔上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雖然，那些政治野心家的嘵嘵用盡種種卑鄙的手段來恐嚇、威脅、利誘，甚至要抹殺他們的存在，可是，他們仍屹立不動，巍然矗立於星馬的文壇上和讀者羣的心田中，他們可以傲然地對那些侵擾的無知無恥者說：「我們的心靈是自由的，我們必將永恆存在！」

漫談愛情小說

蔣 梁

有一些「道學味」非常濃厚的作者及讀者，非常看不慣有關愛情的小說。他們的理由是：把生活圈子限制在「愛情的小天地」之中，該是多麼的無聊！而且這些愛情小說幾乎是千篇一律，「哥哥妹妹」「卿卿我我」地說個不停，實在有近乎肉麻。他們頗有「文以載道」的想法，覺得「文藝」這東西應該担起教導羣衆的責任，所以他們說：「用你們鋒利的筆觸，去揭發這個社會的醜惡吧！」再不然就應該寫出主題正確的作品，默默地改善這個社會。「文藝是應該爲人生而服務的」，這是他們的口號。那麼，個人小圈子的愛情，就要收起來；應該要「深入到大衆」裏面去。

「深入大衆」以及「爲人生而服務」的口號，的確是動人的。於是，一些愛情寫作的年青朋友，乖乖地服從了這個口號，想法子要「深入大衆」，下決心要「爲人生服務」。

於是，原先有天才的青年作者們，一個個不再敢動筆寫東西；再不然就是寫出來的東西，篇篇枯燥無味地令人直打瞌睡；最後，索性放棄寫作的衝動。以致使得我們馬來亞的文壇沒有一點生氣。

假如我們不受「爲人生而服務」這個撈什子的束縛，按着自己的愛好與興趣而寫去，我敢說青年朋友第一個要寫的衝動就是「愛情」。（事實上已經有不少人在寫愛情的小說了）至於他們寫得好不好，那是其次的事情。因爲藝術的表現手法有高有低，我們則不能因爲看了某一篇描寫愛情壞的作品，就低估了所有愛情文章的價值。

「愛」是我們人類賦有的最大本能，這愛雖有仁愛，戀愛等等的分別，但我們不能不承認「男女之愛」，在所有的「愛」之中，佔有最大的份量。如果把男女之愛的成份從古今中外的的小說中剔去的話，說句很可憐的話：「我們簡直沒有什麼好的文藝可讀了！」「紅樓夢」的主題是什麼？「戰爭與和平」中男女之愛佔了多少篇幅？「約翰·克利斯朵夫」這個被鞭撻的英雄，其一生中經過了多少愛情的波折？歌德是憑了什麼衝動才寫下「少年維特的煩惱」？「羅密歐與朱麗葉」表現了什麼給我們？「雙城記」，「羅亭」，「冰島漁夫」以及喬治桑的「鬼池」，「人間的條件」，「齊伐哥醫生」等等被譽爲世界第一流的文學作品，又何嘗不是以男女的愛情爲表現的手法？如果你硬要「爲人生服務」而不寫不看愛情小說的話，那是你的自由。不過，別人寫，別人看，請不要干涉！文藝是文藝；以文藝的眼光去妄加斷斷！那些愛情小說的好壞是可以的，但不要用「道學」的眼光去妄加斷斷！

貓

山芭仔

「貓！」

醒了後，我一邊低聲喚着，一邊轉過身，伸手向枕邊摸去。

貓照例是睡在那兒的，陪伴着我，或是把臉孔貼在牠那暖暖的身體上，或是慢慢的撫摸牠的頸項。牠就仰頭順着我的手勢，「呼呼呼……」地表示牠的歡喜。一旦停止了，牠就撒嬌地咪咪叫。

就是現在牠大着肚子，亞嬌說要生小貓子了，我還是堅持牠非跟我睡不可。

每晚我就是如此地撫摸着牠，愉快地飄入睡夢中。

如今，我的手摸下去，却摸了一個空。我於是睜開了眼睛。

呃，沒有貓。

莫非夜裏貓怕冷，鑽入了被窩裏？

我下了床，掀開被單。

仍舊沒有貓。

我大驚了。

我喊：「貓！貓呢？」

「瑪莉，大清早，就怪聲的大喊。妳想死嗎？」

我跑過隔壁房。叫着：「媽咪，貓呢？貓不見了。」

媽咪正在劃十字，見我出現在門口，就責怪我。「都是妳這衰女不好，使我在星期天生氣，破了十誠。」

「媽咪，媽咪，貓不在我的床上。貓不見了。」

「又是妳的貓。整天都捧着妳的貓，連睡覺都捧着牠睡。把牠當着妳的媽咪好了。」

她轉身朝向鏡檯時，又加上一句：「別煩我。妳不看見我正在打扮嗎？」

「噯呀！真衰！」她把手上的粉撲丟下，拿起手巾往臉上亂擦汗。「天氣像鬼……晚上冷得要命，早上太陽還未上山就熱得使人喘不過氣。」

我不理睬這種自言自語似的噓嘯，只管逕自向她的房內打量。在那常年沒關閉的衣櫥的下格中，我彷彿看見貓的頭。

我欲奔前去看個清楚，媽咪阻止我。

「噯，妳真不聽話。快去洗臉，要去望彌撒呀。」

「貓……」我想告訴她：貓在衣櫥內；她却高喊亞嬌。

「噯呀，亞嬌，妳是做什麼的？瑪莉起了身，還不快跟她洗臉換衣，真要命！」

「是，先生娘。來，瑪莉，聽話！乖，來洗臉換靚靚，去教堂。」

我只好讓亞嬌拖去洗臉。

在途中，我問：「亞嬌，貓跟我睡得好好的，為什麼忽然跑開了呢？是否牠再不喜歡跟我睡？」

「噯，傻女，」她在我頰上輕輕一捏。「貓

也許跑去躲起來，生小貓呢！」

「為什麼牠要躲起來？」

「貓愛牠的小貓嘛，怕人家偷了去。」

「哦，我知道貓在那兒生小貓呢。生了小貓多好呀，多好玩呵。」

「瑪莉，小貓生出來後，妳千萬別去偷看，假如母貓知道，牠會把小貓吃掉的。」

「貓生了小貓，會整天整夜守在小貓身旁嗎？會不再跟我睡嗎？」

「是的，貓愛牠的小貓，要餵牠們奶吃，要看守着牠們。」

我沉默了一會，走進沖涼房。亞嬌開始替我洗臉。

「亞嬌，為什麼媽咪不愛我——」

亞嬌用面巾蓋住我的嘴：「瑪莉，別太多嘴。不知好歹。」

到了教堂後，媽咪點了聖水，邊屈一屈腿，邊劃十字。

做完後，她用眼尾眺我一下；我於是提起脚尖，伸長手，點了聖水，照她的榜樣做了一遍。

於是她挺起胸膛，目不斜視，移步落走廊。到了前排椅子上，她先坐下。然後拉我坐下，貼耳警告我，要我一切都跟着她做。每次上教堂，她都是這樣吩咐我的。

坐下不久，鐘聲响了一遍又一遍，悠揚悅耳；兩人從側門步入，各人拿了個有柄的「捐款袋」。

媽咪取出一塊錢的鈔票，揚一揚，似乎要讓大家看見，然後才放進盒裏。

彌撒開始了。
媽咪跟着人們一起下跪，一起祈禱，一起唱頌歌。

神父在聖經中，選出摩西的十誡中之一來講道：「你勿殺人。」

他感到現代人們愛好節育，不啻是把無辜的嬰孩殘殺，有犯上帝的訓誡。他願世人多多的遵循上帝的教訓。

「生兒育女本是天職。」他加重語氣說。於是在聖經中又找出一段來闡明他的意思。

我從而想到家裏的貓，和貓正要生小貓的事。這是天經地義的；而不久，我又多了陪我玩耍的伙伴。

媽咪拉了我一拉，貼着耳朵低聲警告我：「瑪莉，注意的聽。」

「哦。」
其實，我已不耐煩了。神父的講道像蚊叫似的催眠着人們。

我看着彩虹色的窗。望出門外的綠樹和飄浮着白雲的藍天，响往樹葉活生生搖曳在風中。

呵，我多希望彌撒早點完畢。
彌撒終於完了，媽咪還跪在那裏，不知呢喃什麼。

我不敢催她。呵，我多急於回家去看看貓生了小貓沒有。

等人差不多散了，媽咪才站起來。「瑪莉，來！」伸手拖我。

一回到家，我就跑去找亞嬌。

「亞嬌，亞嬌，貓生了沒有？」

「噓——別吵！我不是告訴過妳，貓不喜歡人們看牠的孩子嗎？況且，我也不知道牠躲在那個角落。」

「我知道，亞嬌，我知道。來，來，我指給妳看。」於是我強拖着她走。

「哪！」進了媽咪的房中，我指着衣櫥的下格，勝利地叫道。

貓抬起頭來，惡意地注視着我們。但很顯然的，牠看起來很疲倦。在牠身邊，有初生的小貓在吮奶，牠們的眼睛都還沒有開呢！有一隻伸着脖子找奶頭，哀哀的叫着。

「亞嬌，妳看，小貓，小貓，一隻，兩隻，三……」

「噯呀！不好了，」亞嬌驚叫。

「什麼事呀？別在我房中亂吵亂叫。」媽咪嫻嫻來遲。

「媽咪，媽咪，來，快來看，貓生了小貓呢！」

「啊。」媽咪的眼睛睜大。

我走前去拖她的手。她看了，就大驚小怪的喊起來。

「亞嬌，妳真沒用。叫妳拿一個破盒讓貓兒生產，妳却懶得去找。妳看……妳看……」

亞嬌忙反駁：「我的確找了一個破箱子，還墊上布碎。但牠却不要。」

「噯呀，怎麼呢！把我的衣服都弄骯髒了。噯呀，我的衣服呀，我的心肝呵！……」她不

能自制地哭喊着。
她忽然停止叫哭。轉身向着亞嬌。「妳站在那裏死了麼？還不快點兒把小貓給我拿出去，全都丟掉！」

「但是，先生娘。牠們還沒有開眼呢！」

「不用妳假好心。叫妳丟去丟去。」

「雖說是，不過牠們還不能自己吃飲，丟了一定會餓死的。」

「餓死就餓死，貓又不值錢。去，去給我丟了！」

「媽咪，媽咪，不要丟，不要丟，不要丟……」我忍不住哭了。

「哭什麼，膿包？來，亞嬌，快，丟了牠們。」

「不，不，不，」我抱住媽咪的腿，向她哀求。

「妳，妳敢反對我？給我滾，滾……」

我不顧一切的跑了出去……
現在貓不再跟我睡，也不跟我親密了。牠只偶而像牛一般的用頭撞我的腳，仰頭怨恨地注視着我，「咪咪咪」的悲鳴。

我睡得不好。半夜醒來，還聽見貓兒悲哀地叫喊。

末日。 秋遲存。

啊，我的眼睛漸漸模糊了，
我聽見我的脈搏微弱的跳動，

昨天晚霞那一道最後的光彩，
是甚麼顏色呢？

可是紅、是藍、是紫、是灰，
是朦朧無辨的麼？

噢，我忘記了，我竟然忘記了，
我祇知道是一片黯澹又滿空亂鴉。

啊，我的眼睛漸漸模糊了，
我的孩子，

我聽見了古老的韶樂在遠處奏响，
我嗅到了泥土的芳香在四週放揚；

這天地和我是那麼的接近呀，
我知道現在就是最後的時刻了。

噢，我的孩子

假如還有一個明天，
那將是多寶貴美好的一天。



海鷗

莊牧

我從來不去想像別人對海的感覺怎樣；因為我自己都難以描摹，對它是甚麼感覺。

也許我對它不是一份愛戀？然而，也許完全都不是；我奇怪自己到底在追尋甚麼？在無垠的海洋上——它給予我自由的幻想？豪放的風情？

我有着像旅人一般的感受，這份淡淡的憂鬱蘊藏在我脆弱的心靈中；每當無垠的海洋漂過一葉孤舟，帶着無力而遲緩的姿態，在滔滔的浪花間掙扎，我總會想到漂泊遠航者的命運的輕浮，感覺那消失也許只不過是瞬息之事。

這裏，我是孤獨的，因為我必然得承受這份孤獨——一個人這麼告訴我，對於他這出於誠意的忠告，我沒有表示反對；雖然，造物者賜予我以好動的生命，但我應該遵守，沒有條件的遵守。因此，對於這暫時的，不受約束的緘默，又有甚麼苛求呢？

很快地，我擺脫了這種桎梏，那就是說，在孤獨中尋找心靈上的

慰藉並非困難：我有我的新伴侶，我深深地瞭解他——一個老漁夫，以及另一群自由無約束的生命，終生在海洋上遊弋的漂泊者——海鷗，也正如這老漁夫一樣，牠們與海洋連繫着極其密切的關係。

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與無數晴朗的日子一樣，穹蒼散佈着魚鱗似的雲朵，海風柔和的吹盪着，讓水松不息地舞踊；透過陽光，影子疏落地鋪在潔白的沙地上，像綴綴着許多斑駁的痕跡。

沿着這弧形的沙灘走去，我彷彿是一片被遺棄的貝殼，遺棄在這一片空漠中，海潮的叫聲與水松在風中的呼嘯正互相響應着，揚奏着一支豪放的歌。

海潮在漸漸退去，沙灘上，留着無數捲來的貝殼；那已為海水吻黑的樹枝敗葉，無聲地躺臥着，呈現一片荒漠零亂的景象。

這週遭除了浪濤聲外，一切都是靜默的。我緩慢地沿着弧形的沙灘走去，我是作甚麼的？我將追尋甚麼？我忽然想到許多的疑問；然

而，這些疑問有甚麼用呢？我想：我並不是為了追尋甚麼，陽光與海洋予我一種溫柔而豪放的感覺，每每，我不能自制地漫步向前，彷彿有一股力量推動着我，驅使我。

海潮瘋狂地咆哮着，在如此明媚的陽光中，海，平靜而又波動的，捲起白色的浪花，在陽光下閃耀；它廣袤地漫延開去，連接着遠遠的地平綫；在陽光的照耀下，海，是一片明朗的深藍色，朗耀着無數誘惑的波光，動盪着；在嘩笑的潮聲裏，有疏落的弄潮兒，在碧波中追尋一個海洋神祕底夢。

我在那一處的高地上兀立着，任憑海風強烈的吹擊，在下面，那無數嶙峋的岩石間，為海潮憤怒的沖盪，發着沉重的吼聲，一片白色的浪花濺開來，晶亮的，旋即隨着潮聲消失。……我靜靜地站着，凝望着波濤茫茫的地平綫，我沒有想到甚麼。此刻，我只覺得自己是那麼的渺小，彷彿沒有存在一樣。

潮水逐漸地退去，這高地之下，明顯地露出一片嶙峋礁石，那疏

落的漁舟靜靜地擱放着；我想起那披一身海洋陰鬱烟雨的老漁夫早已出海了吧？也許，這是他生活所必需的，在浩瀚的海洋上尋求他一點渺茫的希望。……

我仰起頭，陽光強烈的射照着海洋，像為它鋪蓋着一層銀白的、跳躍而閃動着的光芒，除了這，海面是無垠的空漠，只有一白色遊弋的沙鷗，掠過波光粼粼的海面，在嶙峋的礁石上盤旋着，似乎是無所尋獲吧？牠帶着失望的姿態飛開了。我望着牠翱翔背影瞬間便消失在茫茫底波濤上。

一個孤獨的靈魂，與我一樣的，只是呵，牠永帶着牠心靈的意念，追尋着他的目標，而我？是否有期待呢？只為這無垠海洋上的一點孤舟或帆影？

我感到茫然。是甚麼時候，礁石之間，又出現兩點白色幌動的影子，傳來一聲沙啞而低沉的叫喚。那白色的羽翼，在陽光下煽動着，顯然，咆哮的浪濤沒有告訴牠們甚麼，或者為牠們帶來牠們底目的，

而且，大概是經過長久的翱翔，需要尋找牠們的棲息吧？牠們都露着一種慵倦的表情，雙雙停落在潮退的岩石上，撫弄着自己潔白的羽毛，讓陽光照耀。

牠們靜靜地佇立着，以一種近於冷漠的眼光投視着海洋，好一會，像不耐於這靜默的等待；也許是牠們察覺自己處身的地位並非安全，或者，牠們已恢復牠們的疲憊吧？那其中一隻首先展開翅膀，向海洋的胸膛飛去，另一隻也緊跟着。

依舊回復原來的那種空漠感覺；除了潮聲，風聲外，海洋在陽光下鋪展着，泛濫着細碎的波光片片。

多少個這樣的日子都在潮聲中消逝了，我沒有加以回味，倒是那點點遊弋的海鷗影子，在我心靈深處留下一份記憶；牠們——海的陪伴者，永與海連繫着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長久以來，牠們生命的追尋，在無垠的海洋上，是成群的，是孤獨的；牠們從沒有埋怨自己的命運，飛向碧波萬里的海洋，爲了生存意念的召喚，偶而俯衝而下撕碎湧起的波濤，激起一個跳躍的小魚，凌空而去；在牠們扇動的翅膀上，時間堆聚着，磨鍊着，牠們因此也磨鍊得更堅強了。

凝望着牠們矯健的影子，我有一種難以描述的感覺，我想到牠們無盡的追尋，是否只爲着自己生存的理想？抑是有另外的目的？而我，當我想到自己，便會感到茫然。

我想起那還是不久之前，我患了一種病，我必需靜養。每天，我躺在牀上，時間是那麼沉悶地過去，使我感到煩悶，同時，我也開始產生了另一種意念：作一次漫長的散步，沿着寂靜的海灘盲目地走下去。因爲我原本就是一個活躍的生命；雖然這病像一條繩索將我束縛了，但我想到生活在浪濤中的人們，想到那遊弋的點點白色海鷗，在無垠的海洋上追尋自己的理想，牠們以堅強的信念，與海洋長久存在的那種本能的原始力量展開鬥爭。……我想，爲着生存本能是需要博鬥的，同時，也在我心中對牠們那種堅毅的信心存有一份好感。

那是同樣一個晴朗日子，寫着滿佈着魚鱗的雲朵，一切顯得是那麼平靜，和諧；斜照的陽光與躺着的海洋，令人有一種沉醉於它風韻的誘惑力。

我習慣的沿着沙灘走去，這一段距離頗長的漫步，我可以儘量地思索我自己心中的問題，冀求某種解答。

海潮逐漸地增漲，淹沒了沙灘，那疏落的漁舟，隨潮水的來去而擺盪。當我凝望前面時，我發覺那老漁夫已準備好的漁具，搬上那條破舊的漁船，正要踏上他生活的征程；在他那爲陽光吻黑的臉上，表露着一種堅毅的感情，微笑的，豪爽的，使人感到親切而愉快的。他吃力的將那捆在沙灘上的漁船推到水中去。我們上了漁船，迎着波濤朝無垠的海洋胸膛划出去，盪漾在

茫茫的浪花間了。

老漁夫有規例的揮動着手中槳兒，喻動着自己的嘴唇，斷斷續續的講述着在海洋上的經歷，這些對我是充滿好奇與向往。

「……這種天氣也許會有風雨，只要看天色一變，我們必需立刻趕回去。」老漁夫指一指天邊，喃喃地說着。

以我想：像如此一個晴朗的日子原該令人興奮的；陽光柔和的照在海面上，在海面鋪着一層迷惑的光芒，閃耀着，彷彿無數誘惑底眼睛，那點點疏落的海鷗影子，在海面飛舞，企圖抓碎閃耀的波光片片。

但事實正如老漁夫所說，無垠的蒼穹最初原是一片晴朗的藍色，散佈着稀疏的雲朵，讓陽光透照下來，在跳躍波光的海面上——越是增加着它的強烈威力；但一到午後，那些飄浮的雲朵慢慢地聚集起來，組成它們的陣容，漸漸遮蓋了眩目的陽光，顯示着它們的濃度，天幕開始陰沉下來了。

「我們趕早回去吧，這次大概不會有甚麼收穫了……」老漁夫望了黝黑的天邊搖搖頭，臉上似乎染上一片陰鬱。

風瘋狂地掀動着浪濤，小漁船左右前後地擺盪着。老漁夫拉起網，默然的，似乎有諸多的心事。我想要明瞭老漁夫此刻的心境，然而這又有甚麼用呢？

望着憤怒的波濤；我默然。漁船在擺動着，我們也擺動着，似乎

不爲我們所操縱一樣；這擺在眼前的一切來得是那麼的突然，不爲我們所能測料。雨網開始將我們籠罩了。

我們困難地揮動着木槳，在迷的烟雨中，在茫茫的大海上，難以預料自己的未來命運，爲波濤攪去不過是瞬間事。我感到生命的悲哀。抑起臉，除了迷濛的雨網，我望不見甚麼，穹蒼是灰濛的，海也是灰濛的。灰濛中，我彷彿看見一點黑影，在船頭掠過，消失在雨網中了。

「呵！海鷗。」我輕輕的呼喚着。

沒有回答，除了風聲，雨聲，浪濤聲，什麼也沒有。

我想到自己感覺的麻木，這是我在病後如此吃力的用自己所可能的力量，與咆哮的海洋和無情的風雨博鬥。這一刻，我爲無數複雜的意念交織着；我迷惘，我聆聽着週遭浪濤的嘲笑，彷彿在向我招手。……迷惘間，又一隻海鷗從船頭掠過，牠得穿過無情風雨的圍困，去向一個晴朗的藍天；而我們？我們所停泊的港灣呢？我担心着自己是否會被迷失，在這一片迷茫中。

然而，老漁夫似乎無所恐懼，正如海鷗們一樣，在無情的風雨籠罩下，只顧堅毅地與擺在眼前的一切搏鬥着？……

頭獎彩票

高德望

如果有人要在垃圾巷裏選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來，那麼，誰都願意投莊六婆一票。她非但是這條巷子裏最老的居民，而且也是最有緣的一個。

莊六婆今年六十九歲了，跨過年關就是七十。可是她能否渡過今年，實在很成問題。因為最近這幾年，她的目力衰退，做針線工作已經辦不到；說到需要體力的工作，更加沒法做得來。爲了生活，她只好替別人糊紙盒，來博取一些蠅頭小利。不過，就算是這樣的工作，也不是經常都有的。

巷子裏的人都非常關心孤苦無依的莊六婆，可是，他們也都是有一頓沒一頓的人家，所以關心也是徒然。而莊六婆呢，一生都沒有求人幫助過。自從她在三十八歲上做了寡婦以後，她就和生活担子挑起來，還送一個九歲的兒子去上學。可是這個不肯的兒子全然不如她的期望，既不勤儉，又不肯讀書。到了他十八歲那年，因為與母親爭吵而出走，甚至還參加了私會黨。這以後，他又回過幾次家，主要的目的是向母親討錢用。莊六婆聲言如果他不好做人，就不給錢他用。這個孩子生了氣，揚言從此不再回來。他的話後來應驗了，他死在一場私會黨徒爭地盤的械鬥裏了。

莊六婆本來也不愁衣食，她的一雙巧手在附近的十多條街上幾乎無人不知。無奈人會衰老，到了這個時候，背就會僵硬起來，手指發僵，眼睛昏花，你想把事情做得滿意，也不由你了。最近這幾年來，她能做的事愈來愈少了，先是縫衣服，脫線的地方，被許多顧客挑剔出來。後來是清潔公司不要她做工，說她手脚慢，常常誤事。莊六婆無奈，只好到附近的一家紙盒廠去找些紙盒來糊。像這樣的工作，只配讓那些把工作當作消遣時光的老太婆來做，因為它養不活一個人。前些日子的一個下午，紙盒廠派一個小伙計來取已經完工的紙盒，他告訴莊六婆，說是紙盒廠生意清淡，要收盤了，叫她第二天去領最後的一批工錢。

第二天，她到工廠裏去，領到十二元四角錢。在同家的路上，士多店的老板招呼她，向她兜攛每個月例常的一塊錢生意。

莊六婆遲疑地站在那裏，決不定是不是再買一張彩票。因為十多年來，只要有彩票出售，他照例都要買一張。可是現在的境況已經不同，這十二塊錢說不定要維持一段時間，以便找尋別的工作。她還在猶豫的當兒，士多老板說道：「莊六婆，它說不定會給你送來三十七萬呢！」

老板從夾子上取下一張彩票遞給莊六婆。莊六婆仔細地看一看這張粉紅色票面的彩票，不相信它會帶給一個人的幸運。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她買這樣的彩票不會少過一百多張，但開彩以後叫別人去對一對，總說沒有中，這樣，在收藏一兩天以後，她就把它丟到垃圾桶裏去。

莊六婆回到她那個骯髒和破爛的家，把剛才買的彩票放在一個生鏽的鐵盒裏，這是她的保險箱和首飾箱，裏面有銀耳挖，頂針，髮夾一類的東西。這以後，她就這件淡忘了。

日子過着，她身邊的十一塊左右的錢快要吃光了，而新的工作還沒有找到。有一天下午，她跑到一家餅乾廠裏去找裝罐的工作，但那裏面坐着幾個年青女工，沒法安插了。在同家的路上，她覺得自己實在不中用了，所有過去的老僱主不要她了。可是她並不怨對任何人，她相信只要活着，生活總得一天天解決。爲了眼前的急需，她忽然想起還有幾筆小小的債務，雖然都是幾年前借出去的，可是借錢的人總還不致於忘記的。她花了許多精力去找他們，但這些人都說沒有錢，要寬限一些日子。莊六婆向他們訴說一番自己的處境，就很快地回來了。當她經過那家士多店門口時，忽然想起衣袋裏的彩票，便跑進店子去，對老板說：「我的彩票已經放了好幾天了，一直

沒有想起來，請你替我對一對吧。」

「哎呀，」老板說：「開彩已經四五天了，不知道那張舊報紙是不是還在。」

莊六婆取出彩票，交到老板的手裏。他看了看上面的號碼，依稀記得頭上的三個數字和頭獎的號碼一樣。爲了應付這件事，他便對一個十三歲的小伙子說道：「阿炳，你到樓梯下面的舊報紙堆裏找一找，看看那張有彩票號碼的報紙是不是還在。」

小伙子接過那張彩票，滿懷不高興地跑去掏舊報紙。他在發霉和陰暗的樓梯下面足足找了十分鐘，始終不見那張報紙。這時，他心裏忽然轉念到這種彩票，少不了要丟到垃圾桶去的，何必這麼認真。這樣一想，他便跑去對老板說：「我對過了，差好幾個字。」

莊六婆接過那張彩票，重又放進袋子。因爲她有一種習慣，不肯隨意丟棄廢物，即使是一個爛瓶塞，一條爛繩子，她也會收藏起來。

「我沒有財運，買彩票也沒用。」她對老板說。

「可是不買的人就不會中。」老板說。

「我再也不想買了，我連買來的錢也沒有了。」

這樣又過了幾天，莊六婆真的沒有米下鍋了。她餓着肚子悶悶地坐了一個早上，才決定去找她那個嗜賭的內侄，看看能否討還幾塊錢。爲了尋找兩角錢坐巴士，她在所有的破盒子裏找來找去。這時候，她又見到了那張彩票，便無可無不可地拿在手上看了一下，然後走到垃圾桶，把它丟了進去。然而實際上，這張彩票的號碼，它的票面價值值得三十七萬五千元。

莊六婆終於找到了一個長霉的角子，這樣她可少走一段路了。她到了她侄子的家裏，他還沒有起身，她的侄媳婦正在打孩子和發牢騷，一見姑媽到來，便索性把她當作投訴的對象。莊六婆聽說自己的內侄也無米爲炊，心裏甚爲失望。不

過既然來了，也不得不見一見他。

「一會，他起身了，邊打呵欠邊走到莊六婆的面前，說道：『姑媽，你今天怎麼有空到這裏來走走？』」

「我最近沒有工做，連米也沒剩下一粒了。」她說。

「哦，我這幾天也沒有錢。」

「你有錢也不會過夜的，我只是跑來看一看罷了。」

「那末你怎麼辦呢？姑媽。」

「我總得想法子活下去呀。」

「你這樣老了，誰肯給你工做呢？」

「那我也只好到街頭去討乞。」

「我勸你不如到安老院去，我替你去問一問。」

莊六婆開始淌出眼淚來，喃喃地說道：「唉，老了，不中用了。」

三天以後，有人看見莊六婆出現在一個冷落

平衡的感覺

。馬角。

那大理石雕像懷一千個黃昏於孕中
默然凝視一點暈眩的核心於陰暗的畫廊
日子是一無始無終的化學實驗
（下一節是生物學和數學）

妳並不爲甚麼而立，妳也並不屬於誰
火中的永恆是一片宇宙混溶的靜止

每朵光圈的漪漣來自心中的光源
在這暗室樓上並無腳步

沒有辨別也就從此沒有起伏的事物，和
心靈

我們彼此觸及，當敲一扇矮窄的門

的巴士站，向那些候車的人討乞。一個月以後，又有人在報上見到她出現在法庭上。然後，她成了一個職業乞丐，在各種可以討乞的地方出現，晚上就睡在有遮蔽的街邊。

不久，年關到了，討乞的生活也更爲艱難了，有些善士想起街頭的飢寒人，發起做一二次賑濟的工作。福利部的裴裴諸公，爲善向不後人，捐助了好幾千元，來完成這樁善事。

那天下午，莊六婆排在長長的隊伍裏，輪候那分發下來的十元善款。當她走到發放款子的那張桌子時，有一個攝影記者搶了一個鏡頭，免得叫社會人士忘記這種善舉。

莊六婆接過那十塊錢的時候，感動得幾乎連眼淚也掉下來了。不過，假如這個時候出現一個神靈，站在救濟處的旁邊，想起莊六婆丟進垃圾的桶三十七萬五千元，又想到她用感恩的眼淚，從福利部的名下得到十塊錢，該是怎樣的一種感想呢？

站立於海與岸的邊緣
站立於虛與實的鏡前

（吓，他們的影子在對岸尋覓生麼？）
看啊！水波和沙上反映的幻像，實在一無所有

上帝啊！昔日你會領帶了我的腳步
你曾居住在我虛空的心

升起一陣無主的掌聲和哭泣，今夜
在這荒澤只是一陣零落的雨

觸及，當敲一扇矮窄的門

啊，沒有生，也沒有死
迷失在一場連續的濃霧裡

火中的永恆是一片宇宙混溶的靜止

異鄉人

沈甸

攔不住那片雲，她從多重的欄柵上，不能欄亦不能柵地任其嘲弄着飄然而去。在月華下，她以一種陌路者的顏色走來；遂有一些隱病在心中騷亂；她不再是捉迷藏的伴侶了。很多不再都是遁詞，我們都是飲者的逃犯，而我們無視于香馥的夜色。因為我們全無意義，全是一堆奢侈的浪費。

當歸鴨以一些鵝黃的極致飄忽着，召喚着；以一些輕度的灑，一些太白酒般的灰白烹烙着。我們該飲什麼？一切如水。誰又能罵潮舟不泛呢！把喃喃撒向原野，掉在原生森林中從容地茁長着。……燕與雁用爪痕傳遞消息，蹣跚再明亮。沒有人拽得住馳走的印痕，鏡已老朽，擺也齒落，牠們的腳趾像冬天的風一樣的，愛做殘酷的遊戲，愛在斑剝的枝幹上刻幾句俗淺的遊句。

月蔓蕪、徑被掩沒，當年已是遼寬的不可及。被翻騰的泥土也善于遺失，雖然有一天它會陡然驚喜，陡然覺出那些熟悉的聲音，像昨天一般；可是昨天是個很僻冷的名詞，很多地方尋詢不到。

所以能哭的人終於流淚了，企圖洗刷某些遺夢，想填滿那永不盈溢的虛空的穴。抱一個愛琴海來又如何呢，所有的精衛鳥都老死了，且任它自然地乾涸吧。然則愛流淚的人都不是真正的浪子，會議法蘭西的家族們笑死。

苦寂常駐，常牽引我們，有酒如是，無酒如是。我知你們常常遊上古的風景，暢讀那些見聞，但是你怎能知道水西寺在什麼地方，你可以去問唐朝的李白，他在塔頂上塗了很多酒嚙。他是個六十分分的異鄉人。

了，如今對於圓台山也相看兩不厭，如來罷，讓我們也模仿着舉杯，也模仿着念天地之悠悠。……然後任愴然自去，簫聲一般的脆响且不經意。哎，爲什麼偏要問酒是啥味？你知道所有蒸發過的都是酸澀的。

童話和神話的昔日，母親們的
籐蔓纏在依呀依呀的紡車上，誰都
記得那些糾結着酣暢的痛楚，而這
已如讀史般的遙遙。去墓道的路何
在，呵！可悲哀的依稀，我們怎知
明夜的棧道如何跋過？在歸路上誰
先織一匹荒謬的錦吧。

右臂觸着北方的冰意，嵯峨山又將淹沒一個星體。舟不緊，它悠悠然散步過針立的海草。莊嚴升起，燃指的氤氳從虛無歸向虛無。而神在與神不在不是主題，因為他們也祇膜拜一不編列的畫幅。我們不該哀哀上告，祂不會去關切一粒流砂。而天的涵義也不侷限于此，我知道你，你只須一勺露滴，一握風！

焚燒那日，你焚燬一卷詩與一串瓔珞，你祇是個庸而俗的浪人罷了，你只能在鹹濕的石穴裡鱗鱗腐蝕的犬牙們，把一切不幸歸咎於無辜，你是個頂頂卑劣的小人！

誰都不會揶揄多流風的騎樓，

多氣的階石；因為我們蒙恩于浪蕩的日子。它的低溫會使大家感動，我們酣暢過。但是我們遺棄得太快，飄渺得倏無痕跡了。你怎麼不懷想突突的水蒸氣呢？浪子！

魚囚于玻璃的死水，食他們的殘
 膾。如今林野與江河都只是想像的
 風景了。我們的戀戀是不繫的寫，
 季候風裡，有一天會不知其所終。

泥土，你能記憶哪時青年的姓氏？你釀造的春暉都在時間的嬗遞中失落，有很多人把自己都拍賣了。探你的胸際，他的足跡毫不肅穆，呵，母親，你探測了他們的漠然了嗎，你不如釀些雨陣，撒在石檻和門環上。

回歸綫擁抱着循環，地球儀永遠這個架勢；無起無終，我們已迷失，該向誰問詢？你也進入老朽，步履蹣跚！「讓我們的扭斷的腸測一條路吧」，你的微弱的豪語迫我感動，而這就是主題。

麻河第一月

● 冷 燕 秋 ●

醞釀了整一年的第一月在妳眉睫
呈露；

雖東方花園之景再美再旖旎，
而浪人已到了蘆河之畔了。
懷念妳的日子不短了，
單只數秒鐘之沉思，
不飲蘆河之微風我已醺醉。

這公主城古老之渡頭的幻影，
夜來把睡神扼斃于寢室中，
明朝妳的愛情就會提控于健康
法庭，
要求賠償安寧，賠償慰藉。

取一瞥于夾道遒勁之古柏，
我就會回憶回憶中樹下世紀末之
情調。

如妳，美麗的藤河落日
姍姍來遲，在雲翳之背。
懷念只一個人，在天之涯，

定情日

余自清

九點差五分，余守中到達辦公處；每天早上，他總是在上班時間之前五分鐘趕到公司；這並不僅因為他是一個單位的負責人，而是他向來喜歡循規蹈矩、奉公守法。在學校時期，余守中被稱為「老實人」；進了社會，他被稱為「好好先生」；所以，他在公司裡做事還不到三年，便調升主任。

辦公室一片冷清，十來張辦公檯都是空空蕩蕩的；雖然如此，余守中還是放輕腳步，蹣手蹣腳地向最後面的一張辦公檯走去。他先看看椅子是否乾淨，接着，輕側着頭，從眼鏡片透出目光，檢視辦公檯上的玻璃有無灰塵，之後，他才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

這時，工友給他送來一杯熱茶和一份報紙。他揭開杯蓋，遠遠的瞪了杯內的熱茶一眼，又把蓋上，順手攤開了報紙。他對國際新聞沒有興趣，他覺得國際大事和他沒有什麼關聯，他注意的是本坡新聞，但他對本坡新聞也不熱心，只是隨便看一看標題，遇到熟人的消息時，才讀新聞的內文。他最感興趣的是電影廣告和電影專欄；在這個時候，他不會花太多時間去看報紙，一到快要九點鐘時，他便放開報紙，從公文卷宗中取出函件來批閱。

職員們一個個地來了，余守中裝作一本正經

地閱文件，而不去注視他們。九點過了一些，外面走廊傳來一陣細碎的、清晰的腳步聲；余守中的心情開始緊張起來，他微微抬起身，目光偷偷地注視着門口。門口閃進一堆鮮紅的顏色，他吃了一驚，整個頭抬了起來，想不到自己的目光正和走進來的李曼麗的碰在一起，他的雙頰不禁淡淡發燙；李曼麗的目光沒有馬上從他臉部移開，她仍然望着他，那雙美麗的眼睛傳達着一種情感和愉快；余守中的緊張心情開始鬆弛下來，他大胆地看她一眼；她對他露出一個似乎是會心的淺笑，然後，向自己辦公檯走去。

「啊，她對我露出友善的、含情的微笑；這是什麼意思？」余守中想：「而且，她為什麼今天要穿着那麼鮮艷色彩的衣服？這又是什麼意思？」

他沒有心情去看函件了，他又抬起頭，看了一眼李曼麗的背影。「她很少像今天打扮得這麼講究。她原來已經够美麗的了，今天顯得格外；。」他想着，低下頭，繼續看函件，看了兩行，他的目光又凝住了。「啊！我的心情為什麼如此紊亂？真該死！」

他移過茶杯，揭開杯蓋，熱氣蒸得他的眼鏡朦朧了，他連忙又把杯蓋蓋上。

「曼麗啊！曼麗啊！我為你煩惱差不多六年了。」他暗自喃喃着。

李曼麗是他的表妹，六年前，隨姨母、姨丈從檳城來新加坡，那時，她才十六歲，但已十分成熟，具備了女子的一切優點。她長得很美，他第一眼看見她，便喜歡她。後來，姨母請他為曼麗補習功課，他們每個禮拜有三次見面的機會。由於接觸得多，他發覺曼麗不但外型美麗，而且，品德也很好；她不虛浮，明是非，做事認真而謹慎。「啊，要是她能做我的太太，那多好！」他不只一次的這麼想過：「可是，就不知道她對我的觀感如何。」他不敢對她表示，不管是在行動上或是言談上。李曼麗進大學時，他在陰天四；他們是同路上學，見面的機會更多，他對她的情愛較前更深；好幾次，他向她表示愛意，可是，他都沒有勇氣對她作任何方式的表示。「萬一她拒絕了我，那將是多麼的尷尬呀！」他想：「她會說我是一個輕佻的男子，還會說我的思想不純潔，……啊，那她要和我斷絕往來，——我再也不能接近她了。我還是慢一點對她表示我的心意吧！保留着一個希望，總是讓一個希望馬上幻滅要好得多！」於是，他在等待，等待……

「在等待中，有希望，也有痛苦。」他想；揭開了茶杯的蓋子，喝了一口熱茶。水蒸氣依然把他的眼鏡蒸得一片朦朧；這一次，他却不在意了，朦朧使他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在飄飄

然中，人的心靈得到了解脫，沒有一點點的拘束；他陶醉於這瞬間的自由裡。

「守中兄！守中兄！」

他楞住了，過了一會兒，抬起頭來，眼睛片上的水蒸氣漸漸地消散了，他看清楚站在面前的是負責海外聯絡的潘志誠。

「噢，」他裝着鎮靜地問：「什麼事？」

潘志誠把一張電報遞過來。「這是西貢方面剛打來的，他們又向我們請示第六單的存貨應該怎麼處理。」

「等，等，等！」余守中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迸出來。

潘志誠猶豫了一下，蹙一蹙雙眉，說：「等，固然是一種辦法。但，不是最好的辦法。我們應該早日作一個決定——你想想看，我們在等物價上漲，可是，却把一大筆貨款壓在那兒，可說是『得不償失』；況且，物價會上漲也會下跌，如果，我們不在行情好的時候決定脫售，……」

「他的話說得很有道理，等待不是辦法，我們應該抓住有利的時機！」余守中想，他拿起鋼筆，在電報上批了四個字：「即日脫售」。

潘志誠走開了，余守中仍在回味他剛才的話。「等待，不是最好的辦法！」他低聲喃喃着，內心豁然開朗；他注視着前面的李曼麗的背影，感慨地搖了搖頭，心想：「對於她，我採取等待的態度，是不對的。我在等，等，一直等了六年，這麼等下去，我要等到幾時呢？我必須抓住有利的時機，是的，我應該這麼做，我要儘快的向她吐露愛意。」她是靠我的關係才到這兒來工作的，她一定對我十分感激的，不，應該說是非常好感。啊，她向來就對我很好感；正確的說，這六年来，她都對我有很好的印象，很好的感情。我實在應該趁着現在最有利的時機，向她求愛；不然，將來會有男人追求她了。」他怔了一怔。「將來一定會有男人追求她的：她長得那麼美，品性又那麼好！而她，她說不定會為他人

的愛情所感動，……啊！啊！太可怕了！我不能等待，不該等待，今天，我就得對她表示我的心意。啊，我怎麼向她開口呢？」

他拿起茶杯；茶已經溫了，沒有剛才的那一股熱氣，他慢慢地喝着，一邊慢慢地動腦筋。「哦，我可以請她吃晚餐，然後，——不，這樣太唐突了，我從來沒有請過她吃飯；她一開頭便會對我的邀請感到驚奇，這種約會太不自然了，她可能一聽到我的邀請，就會一口拒絕的，……」

他放下茶杯，感到十分懊惱。

他順手翻動擺在前面的函件，但是，他沒有細看它們，他只是想藉這一個動作獲得一個靈感。「啊，我為什麼不寫信給她？」他忽然想：「寫信可以暢所欲言，也可以避免面對面時的那一種難為情。不，寫信並不是最好的辦法，當面談話可以隨機應變，可以觀察對方的臉色和反應，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談。寫信就不行了，寫信就得把什麼話都寫上去了；不管對方的感受怎麼樣，態度怎麼樣。還有，假如對方不接受我的愛意時，也毫無轉寰的餘地。」

他拿起茶杯，喝了幾口茶。茶已經冷了，有些涼的感覺，而且，刺激性也特別濃；他喜歡那冰涼，也喜歡那刺激，他一口氣把餘下的茶全喝光了。他把茶杯放在櫃子的左旁，正好壓在報紙的一個電影廣告上。他睜大眼睛，瞪着那電影廣告：「九月情挑」。「啊，這是一部文藝片，一個輕鬆有趣的喜劇。」他想：「曼麗是最愛看這一類影片的。這片子，今天是首映；如果，買了票子請她去看，她會接受。可是，請她去看電影，和請她去吃飯是一樣的唐突。啊，辦法有了，辦法有了！我買了兩張票，送給她，說：『我原想去看了『九月情挑』，這是一部宣傳很久的片子，據說導演、編劇的水準都很高；演員嘛，你知道都是第一流的，噢，噢，可是，我臨時才獲悉今晚有應酬，不能去看。這兩張票，就留給你和姨媽好了。』對！這麼說，既得體，又自然，她

會收下戲票的。不對，不對，由姨媽陪曼麗看戲，而我呢？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我可以對她說：『你們電影散場的時候，我的應酬也該完了。我正好順路開車下來接你們回家。』這話也沒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啊，還是不對！我和曼麗在一起了，然而，姨媽也在車上，……」

「玲……」電話的鈴聲响了。

余守中下意識地伸手拿起聽筒。電話是總經理打來；每天早上，他總要打一個電話來，查詢有無重要的公事。余守中連忙報告他，運往西貢的第六單貨已決定脫售。「很好，很好。」總經理說，掛上了電話。

放下聽筒，余守中心裡想：「潘志誠，潘志誠，啊，老潘可以幫我的忙。他是我的同學，他和曼麗相識，也認得姨媽。我事先和他商量，請他和我一同駕車去戲院接曼麗和姨媽；曼麗她們總不能都上我的車子，也不能都上老潘的車子，在禮貌上，她們得分開來坐。妙！妙！這確是個好計策！那時，曼麗和我同坐一輛車子，我可以單獨的和她說話了。哈，哈！人家說我是『老實人』、『好好先生』，誰能料到我會想出這麼巧妙的安排。哦，慢一點高興！老潘會答應幫我的忙嗎？噢，噢，他應該幫我的，他是我介紹到這兒來做事的，他是我的心腹，我把他看作左右手，假如他不幫我的忙，還有誰可以幫我的忙呢？是的，是的，他一定會幫我的忙，一定的！」余守中心裡在笑，臉上也正在笑。他想：「等，不是好辦法；有機會解決問題，就得解決：這是真理！」

他開始專心批閱函件。可是，看完了第四張文件後，他擱下筆，抬起頭。他的目光落在前面的李曼麗的身上。「她是個認真而謹慎的女孩子，她對我的求愛將會採取什麼態度？」他想：「她將乾脆的拒絕，或是施用拖延的手段？或是，……一陣不安從他的心裡升起。」

「不，她不會一口拒絕我的，不會的。」他

想：「她向來很敬重我，不，應該說，她對我的感情很不錯。哦，我，我怎麼忘了她剛才走進辦公室時對我的態度。她用蘊含感情的眼睛注視着我，她對我露出友善的微笑；這不能證明她對我是友愛的嗎？」——我的顧慮太多，做事情缺乏果斷；我往往要在有了百分之百的成功因素時，才敢毫不猶豫的作個決定。世界上的事情有哪幾件是安排得那麼理想的？是的，我不該有任何顧忌了，不管如何，就在今天，我要向曼麗表示我的心意！」

他的心又平靜了下來，他低下頭，繼續批閱函件。

「守中兄，守中兄！」

是潘志誠的低聲呼喚打斷了他的工作。

「西貢的電報已經發出去了。一封給馬尼刺的信寫好了，另一封給仰光的信也寫好了，都在這兒，請你看後簽個名字。」潘志誠把兩封信和一紙電報稿放在余守中的檯上。

「好，好。」余守中連聲說。

「守中兄，我看今天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了，」潘志誠的聲音依然放得很低。「從現在開始，我要請個假，辦理一些私事。」

「下午回來辦公嗎？」余守中問。

「不回來，」潘志誠回答。「明早才能銷假。」

余守中的心往下一沉，想：「這可糟了！這不是把我的整個計劃都打破了嗎？」他急著說：「不行！」

「不行，也得行！」潘志誠的態度很堅決。「我非請假不可！」

余守中被他的聲調懾住了，心想：「老潘是個意志堅定的人，我不好和他硬碰硬，還是婉轉一點的跟他商量。」他猶豫一下，溫和地說：「老潘，我有點私事請你幫忙，不知道你今晚得閒嗎？」

「今晚也沒有空。」潘志誠馬上回答。

「這個，這個，……」余守中感到十分懊惱。

「你究竟有甚麼事？」潘志誠疑惑地問。

余守中想：「既然他今晚沒有空，我就不用現在告訴他了。而且，說起來，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的。」——這件事只有留待明日再實行了。唉，這一次不是我下不了決心，而是客觀因素的影晌。明天，明天實行也不遲，是的，只好等待明天了。明天，一定不再拖延！」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說：「老潘，我的事等到明天再說吧！反正你到明天才有時間幫我的忙。」

「好，就這樣吧！」潘志誠轉身走開了。

余守中望著他的背影，心中產生無限的羨慕。——好一個男子漢！想做，就做；不用顧慮，不計成敗。他的果斷，他的勇氣，真令我佩服。」他無意中發覺曼麗向他走過來，他下意識地俯首看看潘志誠送來的信件。他的心在不安地忐忑着。——啊，她來了，她來了，我是看着她好呢，還是不注意她好？」他還沒有作個決定時，曼麗已經站在他的辦公檯前了。

「這幾封美國工廠的信，我已經答覆了，請看看有甚麼不妥的地方嗎？」曼麗的聲音像銀鈴一般的响。

「好，好。」余守中看了她一眼，他覺得變眼有火在燃燒，急忙轉動眼睛，看看前面的空茶杯。曼麗還是站在檯前，她說：「表哥，這兒還有東西請你看。」

「哦，」他把目光移到她的臉上，又再移到她的手上，她的手中有一張對摺的紙條。

「好，好。」他還是用那簡單的字眼。

曼麗放下那紙條，走開了。

「那紙條，寫些甚麼？」余守中猜想着，他並不立即去揀閱；過了好一會兒，他才伸手把那張紙條攤開來。

紙條上端端正正的寫着：「我請你吃午飯；中午下班時，請等我。」

「她請我吃午飯？她請我吃午飯！」守中大感意外。「她為甚麼要請我吃午飯呢？哦，說不定是她的生日；對了，今天可能是她的生日，怪不得她的衣服穿得這麼漂亮……她過去從來沒有請我參加她的生日宴會，為甚麼她這一次却要邀我？是不是她想向我暗示她對我的好感？或者是的。可是，她是一個認真、謹慎的女孩子，怎麼會主動的向男性吐露自己的心意呢？啊，啊，我想起了，這件事本來是應該由我採取主動的，可是，我在等、等、等，令她覺得不耐煩了，所以，她考慮的結果，便決定採取主動了。她要在我生日的時候，給我一個特別的暗示。我如果早知如此，就不用花錢去買幾個早上的時間去動腦筋了。哦，我應該送什麼禮物給她？啊，啊：我要先向花店定一束美麗的鮮花，待我們吃過了午飯，我再陪她去買一件她心愛的禮物，而我還要訂兩張『九月情挑』的戲票；這樣，我不是有很多的機會和她在一起嗎？哈哈，事情就是那麼簡單，可以說是：安排得十分理想。」

他打了電話去花店訂了鮮花，接着，又打電話去戲院訂了兩張戲票。

他沒有心情再辦公了：他顯得非常興奮和激動。他注視牆上的時鐘，希望時間能跑得快些。他在等、等、等；等待下班的時間到來。終於，下班了。職員們三五成羣地走出辦公室，只留下余守中和曼麗兩個人。「我應該走到她的辦公檯去或是等她過來？我看，還是我走過去吧！我也得採取主動呀！」余守中想着，便蹣手蹣腳地朝曼麗走過去。

「我們可以走了嗎？」他柔聲問。

「可以。」曼麗回答，「表哥，下午我想請假，行嗎？」

「行，行。」余守中猶豫一下，問道：「我猜想今天你的生日，對嗎？」

「不，」曼麗笑出聲來。

余守中怔了一怔。「那麼，……」

曼麗不慌不忙地說：「我和潘志誠定今天訂婚，我們只請幾位熟朋友到中國酒家喝一杯酒，」我們想你一定樂意接受我們的邀請。」

「是的，是的。」余守中露出了苦笑。

茅

草

冰谷

有許多事情在回憶中是模糊的，一如風颯掠湖面，只激起微微的漣漪，很快就回復原有的恬靜，沒有留下些許的痕迹；然而，茅草在我的記憶裡却是深長的，它像一個烙印深深地鑲刻在我的心版上。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靜謐的鄉村，野性的呼喚使我懼怕寂寞，因此，當我懂得玩、懂得跳時，茅草便闖進了我生活的圈子。

投羅網一樣，很少有機會逃脫的。捉到了鵝鵝，我們都拿來煮粥吃；不過，我捕捉鵝鵝的主要目的不在於此，而是在於讓自己的生命有活動的機會。

鄉村的茅草值得驕傲的地方，就是他們有個強悍的性格。我們時常被茅草的茅針刺傷脚底（山芭的孩子很少穿鞋的），但誰都不會流淚，也不要敷藥；同時對茅草也不會有畏懼之心。在我們孩子的心目中，只有那一片的茅草坪才是我們真正的自由天地。

那時候，距我家不遠的地方是一片曠野，繁衍着莽莽的茅草，那是我們孩童的天地。鄉村的孩子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在軟綿綿的茅草叢中，我們打過滾，也捉過迷藏。雖然母親常以老虎、大蛇來嚇我，而我也親自打過蛇，但心中依舊不會有絲毫的懼怯。

就這樣，茅草點綴了我夢一般的童年，在我心坎裡有了一個深長的印象。

在認識茅草之中，我最敬佩的是它倔強的生命，以及它從不向環境低頭的堅毅不拔的磅礴氣概。當久旱不雨，百草都枯槁憔悴了，沒有一點兒生氣，只有茅草仍然一片翠綠，保持着它原有的青春，呈顯着它的活力。茅草不怕燎原的熊熊野火；火燒後的原野但騰一片焦黑，草木被焚過就會死亡；然而，茅草就不會，它有再次的生機，永遠不致消滅，一番天雨，幾陣輕風，它便又從泥層中伸出頭來，重新萌芽，繼續它的生命。

其中最使我難以忘懷的，該是捉鵝鵝了。

鵝鵝是一種喜歡隱藏在茅草間的鳥，與家中飼養的雞沒有兩樣；牠們不會高飛，但跑起來比雞要快的多。我們一發現鵝鵝，就靜悄悄地躲起來，等鵝鵝經過時，即急似閃電的撲過去，像老鷹攫捕雛雞一般，將牠們活活擒住。如果這着落空，我們就聯合包圍，或拼命追捕，因此，鵝鵝碰上我們，就像誤

這是一个奇蹟！你能不欽佩它生存的潛力麼？然而，自己的生活範疇畢竟太狹小了，在跳跳蹦蹦的日子裡，決不會想到成長後的重重憂患。當時間迫走了往日的天真與幼稚，我才洞悉夢幻中的世界與現實相距太遠。於是，在成長過程的嚙嚙中，對一切事物都改變了原來的觀點。我又豈能想到那充滿美麗回憶的茅草，如今却在我的心窗，投下一個陰影。

那是一個不長又不短的假期，爲了匡助母親增加一些收入，我搬到一位朋友的膠園裏工作。

一個傍晚，夕陽替天宇鋪上旖旎繽紛的彩衣，把遠山近樹渲染了醞釀的絳紅，編織成一個極富畫意詩情的日落黃昏。

這是个美好的散步時刻，我和朋友帶來滿腔的愉快與悠閒，躑躅於一條通向遼闊的田野的山徑上，企求一分曠野向晚的幽雅情調，藉此滌蕩白天勞作的煩憂。

盤桓着，傾談着，無意間抬起頭來，一片婆娑的茅草進入我們的眼底。蒼碧而密麻的細葉，彷彿無數豎舉的利劍直刺着灰朦朧淡的晚空。風聲颯颯，蓬鬆如棉的茅草花頻頻點頭，縷縷白絮在空中飄颻。

「你聽過一個有關茅草的真實故事嗎？」突然，我的朋友駐足問我。

我搖搖頭。

「這個悲哀的故事，就發生在這片廣闊的茅草坪。」他指着面前

的茅草說。

「忘記在什麼時候了。」他接着說：「有個孤獨的老人，在這裡翻種了幾依舊的新樹。橡苗種下之後，茅草也跟着發芽，這時又逢雨季，不出兩星期，整個橡園都被茅草遮蔽起來。但老人並不失望，他抱着信心與熱望，每天日出就鋤草。由於他的勤奮，所以茅草雖未盡除，却也削減了它們狂暴的肆威。」

「說到此裡，他嘆了一聲：『可惜的是，他因操勞過度，病臥榻上，幾個月不能起身，不用說他的橡園一片荒蕪了。茅草的生長比一切植物都更迅速的呵！』」

「這時已是旱季了。一天，老人的園地起了野火，茅草閃電似地燃燒起來，火浪滾滾，把所有的橡樹都燒枯。老人知悉後，痛不欲生，病也嚴重起來，夢囈中常詛咒茅草，因為茅草敲碎了他生存的信念。不久，他失去了孱弱的生命。」

最後，朋友告訴我，夜間打從那簇茅草叢經過，常聽見如啜泣的哀怨聲，從茅草間傳來，大家都說是老人陰魂未散。

從此，茅草在我單純的心扉蒙上了一層憂鬱，烙印着一個深刻的陰影；我怕看見茅草，更忌憚它剔起那湮遠的故事。

由於生活困厄的牽絆，我始終無法離開那古老的膠林，始終無法擺脫茅草鬱鬱的影子，更不能淡忘那悲哀的故事；而茅草叢裏的童年脚印呵，却隨着時光的嬗遞而漸遠，而退隱……

「這是我在什麼時候了。」他接着說：「有個孤獨的老人，在這裡翻種了幾依舊的新樹。橡苗種下之後，茅草也跟着發芽，這時又逢雨季，不出兩星期，整個橡園都被茅草遮蔽起來。但老人並不失望，他抱着信心與熱望，每天日出就鋤草。由於他的勤奮，所以茅草雖未盡除，却也削減了它們狂暴的肆威。」

「說到此裡，他嘆了一聲：『可惜的是，他因操勞過度，病臥榻上，幾個月不能起身，不用說他的橡園一片荒蕪了。茅草的生長比一切植物都更迅速的呵！』」

「這時已是旱季了。一天，老人的園地起了野火，茅草閃電似地燃燒起來，火浪滾滾，把所有的橡樹都燒枯。老人知悉後，痛不欲生，病也嚴重起來，夢囈中常詛咒茅草，因為茅草敲碎了他生存的信念。不久，他失去了孱弱的生命。」

最後，朋友告訴我，夜間打從那簇茅草叢經過，常聽見如啜泣的哀怨聲，從茅草間傳來，大家都說是老人陰魂未散。

從此，茅草在我單純的心扉蒙上了一層憂鬱，烙印着一個深刻的陰影；我怕看見茅草，更忌憚它剔起那湮遠的故事。

由於生活困厄的牽絆，我始終無法離開那古老的膠林，始終無法擺脫茅草鬱鬱的影子，更不能淡忘那悲哀的故事；而茅草叢裏的童年脚印呵，却隨着時光的嬗遞而漸遠，而退隱……

遺囑

姚拓

親愛的社會人士：

現在，我要用自殺來結束我二十一歲的生命——也許在你們看來，二十一歲正是人生當中最美好的時刻，美麗的前途，像一支含苞的花朶，似遙遠而又非常接近地開在我們的面前，只要我們一伸手就可以摘了過來。可是對我來說，這朵美麗的花朶，永遠遠我而去。因為你們有你們父兄的餘蔭，有你們的親友，有你們的財產，甚至還有你們的最知心的異性朋友；我呢，什麼都沒有！

我有的只是我母親那份令人欲嘔的職業！在這個世界上，我最認為痛恨的，有兩件事，第一件，就是母親的職業；第二件，是我不能讀完高中的課程。

先說母親的職業。我不能說不愛我的母親，但我從懂得事情的時候開始，我就討厭母親的職業。說起來，母親的職業也並不是見不得人，她在巴利內有一個魚檔，用你們的話來說，是個「魚販」。

你們也許會說：做魚販有什麼丟臉的！可是，你沒有做過這行買賣，你沒有天天站在水淋淋的濕地上，拿着那些又臭又腥的黑鯧、白鯧、石斑……和一羣長舌頭的女人們討價還價，你的手指永遠被濕水浸得好像枯皺的雞爪，你一天到晚用得鼻子聞着那股令人欲嘔的味道，你用眼睛看着那些圓圓的死魚的眼珠……

我不知道自從爸爸在日本佔領期間死去後，為什麼我的母親偏偏選擇了這份職業——她還說是她費了天大的人情才弄了那麼一個攤位。可是，她不知道，在我的心靈上，不知爲了這份職業受了多少的委屈。譬如說，我在小學念書的時候，每天下午，我總得幫忙她站在魚攤旁邊爲她收錢，揩桌子，剝魚鱗，換水，稱魚，並且還要騎着單車，把臭魚送到主顧的家裏。你們可知道，那些主顧的孩子們，都和我是一個學校的學生。在班上，他們的成績比我差，常常受老師的責罰；可是，現在他們的父母却是我母親的主顧，我敲着門給他們送魚時，你猜他們怎麼說呢？他們會高聲喊着說：

「喂！高銀勝！死魚是不是？」

他們是盡着喉嚨喊的，惹得鄰居們慌慌張張從門口伸出頭來看熱鬧。我真想把那些魚扔進他們的院子回頭跑去；但又不敢跑，因爲那些狼狗早已圍着你狂吠不止，你那裏還敢跑！

他們回到學校，就把我賣魚的故事加油加醋地大事渲染，弄得上至校長，下至掃地看門的工人阿成，都知道我是一個魚販的兒子。在課堂內，他們故意地說我一身都是魚腥的味道，遠遠地不和我同坐一個桌子；說話時，他們故意用手巾掩着嘴吧，生怕我身上的腥味，會鑽進他們的鼻孔。我也會私下裏開了開我的手指，好像我的雙手，已經變成了魚的一部份：鹹，濕，腥，臭，

和真魚的氣味一模一樣。我即使用肥皂把手上的皮都擦掉，我想手指骨頭裏也會沾染了魚腥的味道。

所以，在我剛入小學那一年，我就下決心非脫離我的母親這份職業不可！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是受了她那份職業的累贅，才使得我和玉珍的愛情一刀兩斷。

我不恨我的母親，回爲我到底是她親生的；但我不能不恨她的職業。

剛才已向大家說過，第二件令我爲痛恨的，是我不該有一件高中會考的文憑。古人不是說過，「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句話嗎？我現在反正不準備活下去了，那就說幾句真心話吧！我真後悔從前去唸什麼撈什子的鬼書，千辛萬苦得了那張騙人的文憑有屁個用處？這時候，我倒發自真心羨慕我的笨如豬獃的弟弟。他的名字叫阿牛，比我小兩歲，母親說他沒有讀書的才分，根本沒有讓他去進學校，連個學名都沒有。也許是爲了他沒有讀過書，沒有踏進人生的知識之門，沒有聽過老師們的稱讚，沒有得過什麼錦標或銀杯，當然更不會得到那一張令母親垂淚的文憑；所以，他從小就開慣了魚腥的味道，從小就學會了稱魚送貨的本事，現在居然要承擔母親的職業。他天天用着吵架似的聲音和那些手提菜籃的女傭們一邊爭辯着魚價的高低，一邊還加夾着打情罵俏的語氣。他真的想做魚販子

做到老死為止，看樣子，他如果結了婚，生了孩子，孩子也會繼承他的職業的。可是，我呢，我却受了那張文憑的害處，就是有人用槍口對着我的胸膛，我再也不會願意站在魚槽後面去弄那些臭魚了。我的知識害了我，讓我知道了一人上人——「一人上人」的觀念。魚販雖不是什麼「一人上人」，可是，距離「一人上人」却遠得很，人生就是要力爭上游。現在，「上游」既然遠遠地離開了我，你想想我活下去還有什麼意思！

不過，雖是這麼說，即使我如今要用自殺來毀滅了我的生命；我總覺得和我的弟弟阿牛比起來，我總算比他活得更有價值得多！

他除了天天抓來抓去的死魚之外，他又抓到了什麼？他知道什麼叫三角幾何嗎？他知道什麼叫戀愛嗎？

唉！說到戀愛，我的玉珍啊，我的平生之中唯一的愛人啊！你為什麼要這麼決絕呢？難道你不知道我是多麼地願意為你奉獻我的終生嗎？

朋友們——我的不知姓名的朋友們啊！我現在要告訴你們我和玉珍戀愛告終的經過。當你們知道我的美滿的戀愛，結束于我母親的職業時，你們就會同情我了，你們就會深切地明白我為什麼如今仍要咒詛母親的職業。

我的玉珍——我就是到了陰間，仍要用這最親密的稱呼稱呼她——是我們公司內一位董事的大女兒。以前我們是同班的同學，高中畢業後她在一家銀行內工作；我就是因為他的介紹，才在她父親做董事的那家公司得了一份記賬的工作。當然，她的家境不知比我好多少倍，她的父親有一座很漂亮的花園房子，她的哥哥在板城一間師範學院內做講師，她的幾個妹妹穿戴得和明星不相上下。雖然玉珍沒有在我面前炫耀過她們的財富，但我在一向貧窮的環境下所養成的心理，我總覺得我不能向她表白我家的困苦。

親愛的社會人士啊！你們可以捫手問問你們自己：愛情的基礎要不要建立在經濟上？假如你

連三餐都不能溫飽，是否有興趣去談戀愛？即使你已經在戀愛了，是不是要走上失戀的道路。我可以對天發誓，我絕對是毫無條件毫無保留地去愛玉珍的——唯一的保留，是我不同意他知道我母親在巴利賣魚的職業。我想，等到我們的戀愛已經成熟到像熟透的木瓜時，我自然要慢慢向她解釋我家庭的歷史。據說我的祖父以前在中國是一個很有名的紳士，我父親生前是這裏很有名氣的一間學校的老師，只是死得很早罷了。我的母親也算得上是清白人家的女兒，我的外祖父是一位醫生。可是父親死後，我的母親卻選了魚販這行職業——我以前曾想到過：有一天我的收入轉好，我第一的心願就是要母親馬上離開那烏煙瘴氣的巴利。可是，我的收入一直沒有好轉；現在如果她不賣魚，我這一百來元的薪金連吃茶看電影都不夠，那裏會養活她老人家。

所以，有好幾次玉珍想到我家看一看我的母親，我都用婉轉的言語阻止了她。我說：

「機會多着呢！她老人家最怕見生人！」

很不凑巧的一次，是有一天晚上，我和玉珍到「快樂世界」去閒逛時，忽然看見母親站在一間酒家的後門那裏，和酒家的賬房先生在爭吵着魚價及斤頭上的高低。有好幾個人圍着在看熱鬧。事先我不知道爭吵的就是母親，玉珍硬拉着我走到了跟前，我就是想退回來也來不及了。我的母親一看見了我，像是遇見了救星似地，一把拉着我，大聲喊叫着說：

「阿勝，你可來了！過來和這些人仔細算算看——一斤七角五，二十七斤四兩，到底應收多少錢？他想騙人！」

玉珍在我後面驚奇地說：「噢，你認識這位老太太！」

我點了點頭。滾在我嘴邊的打算介紹的話却没有說出口來。因為那時候母親的衣袖上，圍襟上，盡是一片片的魚鱗，映着酒家門口的燈光，一閃一爍地非常刺眼。我實在沒有勇氣說面前的

這位頭髮蓬鬆、衣服骯髒、而又腫脹的老太太，就是養我育我的母親。

我低着頭，紅着臉，連忙拉着玉珍從人羣中退了出來。當我們急急地離開時，我似乎還聽到了母親的聲音：

「阿勝，你沒看見人家欺侮我嗎……」

我聽了心中當然很難過，無論如何她總是我的母親。如果不是玉珍在這裏，我真會跑過去迎面向那位賬房一記拳頭的。

「她是誰呀？」玉珍一邊走着，一邊問我。

「隔壁的。」下半句我一時嚥了回去。

「你常在你的文章說什麼要幫助別人，」玉珍說，「現在連算個數字都懶得算。」

我是個拙于言辭的人，喃喃地不知所答。幸好玉珍沒有再追問下去。也許我的窘態已被她看了出來。我好像是做了一件什麼虧心的事似地，那一晚我很少說話。

如果這件尷尬的事情到這裏為止，玉珍或許不會和我決裂。偏偏就在這件事情發生的第三天早上，神差鬼使地又讓我遇到了類似的場面。

那天是星期天，我本來約好玉珍，還有她的一個弟弟，一齊到河邊去釣魚的。他的弟弟開了一部開蓬的汽車，馬達聲音比巴士還響，惹得路人們一律投給我們既羨慕而又嫉妒的目光。我不由得心裏這麼想：如果有一天，我自己開了這樣的汽車，而坐在我的旁邊的只有玉珍一個人；路上的人們更不知如何妒嫉我到什麼程度？

釣魚的地方是郊外的一條小河，汽車本應順着大道出城的；不知怎地，她的弟弟忽然將汽車轉進了一條小巷。我連忙提醒他：

「走錯路了！」

「我們先要到巴利去一趟！」玉珍說。

聽說去巴利，我怕在那裏遇見我的母親。我說：

「時候不早了——去巴利幹什麼？」

「媽媽要我先去巴利賣點東西，」玉珍說，

「一下子就好了！」

早晨的巴利，擠滿了拖木屐的婦女。我心內想：只要我坐在車子內不下來，那天晚上在酒家門口和母親見面的歷史就不會重演。

車子停在巴利的門口。玉珍說：

「你等一等，我馬上就來！」她說着就開了車門。

正在這時，忽然有一隻粗大的手掌，吃力地抓住了我的手。我回過頭來：抓我的正是我那個冒失的混賬弟弟——也就是要繼承母親那份職業的弟弟。

「大哥！可找到你了！」他笑嘻嘻地露着滿嘴的黃牙說。

我實在不能忍受他這樣的侮辱，大聲地喊着說：

「混賬——你拉我做什麼？」

說：

「媽一大早就要我找你來幫忙——今天是端午節——人多——」

「我有事情。」我打斷他的話，繃着臉對他說。

「不要找我！」

他無可奈何地露了露黃牙，走了。可是，他的冒失，他的髒襯衫，他的木拖鞋，甚至他身上的魚腥，都被玉珍和他的弟弟看得一清二楚。玉珍的弟弟是個不十分懂事的年青人，他回過頭來問我道：

「你的細佬找你做什麼？」

「沒什麼！沒什麼！」我連忙找別的話題，對站在車跟前的玉珍說：「你不是說要買東西嗎？」

她看了看我，一聲不響地向巴利走去。

我們坐在車上，一直等了十多分鐘。她才提着一小包濕淋淋的東西回來。

我說：「買了什麼東西呀！」

「魚！」她的聲音冷冰冰地這樣回答。

「說到「魚」，好像一下子說到了我的心病。爲了掩飾我的窘態，我口吃地說：

「多少錢————一斤呀！」

「你當然知道！」她看也不看我，仍然冷冰冰地回答。

我心裏想，爲什麼她會忽然擺出這副難看的面孔，以前她從沒有這樣子呀！難道她在生我的氣嗎？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她？

我們坐着車子離開巴利，一直到了她家的門口，彼此都沒有說話。玉珍下了車，提着那包濕淋淋的東西回家。我和我的弟弟坐在車上等她。

誰知差不多等了半個鐘頭，還不見她出來。她的弟弟等得不耐煩了，回家去找他的姐姐。又是十多分鐘過去了，才見他的弟弟走了出來。却沒有玉珍的影子。我說：

「你的姐姐呢！」

「她不去了！」他無精打彩地說。

「爲什麼呢？」我感到非常地吃驚。

「誰知道呢？」他攤了攤雙手，「說什麼也不去！」

這個場面頗令我下不了台。我只好說：

「不去也好——你去叫她出來說一句話！」

他懶洋洋地去了。

最後，玉珍一個人出來了，臉上很明顯的不高興。我說：

「說好去釣魚的，爲什麼說不去就不去？」

「真要我告訴你理由嗎？」她板着脸孔說。

「我得罪了你嗎？」

她搖了搖頭，只是說：「你回去問你的弟弟吧！」

啊！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她剛才在巴利買魚，莫非就是在我母親那一檔買的——我的不願意告人的秘密，如今已全部被她知道了。我試探着問她：

「你在巴利看到了那一個拉我的人？」

「連你的母親也看到了！」他仍然是緊繃着臉。

臉。

「啊！」我不得不努力使自己鎮靜下來，「我早就想介紹給你了，只是——」

「只是什麼？」她接着問我，「怕降低你的身份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不得不強自分辯，「只是——只是沒有機會？」

「哼，沒有機會？」她用她的鼻子說，「前天晚上在「快樂世界」，你爲什麼不介紹？」

我想不到她會單刀直入地追問我。我不是隨機應變的人，一下子居然回答不出。

她却一轉身向門內走去。

我真想跑過去一把拉住她，不讓她走；但在人家的門口，我實在沒有這種勇氣。我只能着急地大聲喊她：

「你別走——別走呀，我只說一句話！」

她已經走了門口，却又停了腳步，回過頭來對我說：

「一句話？好——說吧！」

我心內想，成敗生死，在此一舉，我顫抖着聲音，對她低心下氣地，簡直像哀求一般：

「玉珍，你——你知道——我是愛你的——」

「愛我？」她睜大了眼睛，那變逼人的眼光，似乎要射透我的心房，用她嘶啞着的聲音說，

「你連你的母親都不認，還說愛我？」

「不是的，不是的——」急得我真的要流淚了。

可是，就在這時，「崩」地一聲，她用力關了大門。

她就是這麼用力地一關，關走了我的全部的爱情，也關走了我打算爲她奉獻的赤誠之心！

這以後，我不知向她寫了多少封信，陪了多少不是；她却連一個字也不回答我。

我的母親這方面呢，她也把我當成了路人。我當天晚上拖着沉重的雙腿回到我們那座高僅及

頭頂的亞答屋時，她和我那個笨豬的弟弟，連睬也不睬我一眼。

後來，我仔細想一想，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一死之外，我再也沒有第二條路好走。媽媽不把我當做他的兒子也好，反正也是因為我是她的兒子，才斷送了我與玉珍的愛情，葬埋了我夢寐以求的幸福。有一天，我對母親說：

「你們好好過過你們的日子吧！我不想活下去！」

你們猜她怎麼說？她居然低着頭看也不看我，冷冷地說：

「你死了也好，反正你的弟弟也能養活我——免得我以後又連累了你！」

各位親愛的社會人士啊！你們想，我能把我本已討厭到萬分的家還當做我的家嗎？

二十一歲算是年輕，也不算是年輕。我活得已經够了。再見吧，親愛的社會人士們！

死，倒不是一件什麼困難的事情！不過，唯一令我遺憾終身的，是我不能和我最愛的人一同死去。寫到這裏，我不得不羨慕那些雙雙投海、跳樓的幸福男女了！人家雖然也是死了，可是死得多麼偉大，多麼甜蜜！

我呢，死的時候也孤單單地；想起來，真不值！

高銀勝絕筆 年 月 日

訂閱本刊 手續簡便

① 訂閱三期，叻幣九角；六期一元七角；十二期三元四角。
② 將訂費購一角郵票，連同英文（正楷書寫）姓名、地址，掛號寄：

The Chao Foon Monthly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

孤峯頂上

周夢蝶

恍如自流變中蟬蛻而進入永恆
那種孤危與悚慄的欣喜！
髣髴有隻伸自地下的天手
將你高高舉起以寶蓮千葉
盈耳是冷冷襲人的天籟。

擲八萬四千恆河沙劫於一彈指
靜寂啊，血脈裏奔流着你的
當第一瓣雪花與第一聲春雷
將你底渾沌點醒——眼花耳熱
你底心遂繽紛為千樹蝴蝶。

向水上吟誦你底名字
向風裏描摹你底蹤跡
貝殼是耳，纖草是眉髮
你底呼吸是浩瀚的江流
震撼古今，吞吐日夜。

每一條路都指向最初
在水源盡頭。只要你足生輕輕一點
便有冷泉千尺自你行處
醍醐般湧發。且無須掬飲
你顏已酡，心已洞開

而在春雨與翡翠樓外
青山正以白髮數說死亡
數說含淚的金檀木花

和拈花人，以及蝴蝶
自新埋的棺蓋下冉冉飛起的

踏破二十四橋的月色
頓悟鐵鞋是最盲目的蠢物！
而所有的夜都鹹
所有路邊的李都苦
不敢回顧：觸目是斑斑刺心的羨慕。

恰似在驢背上追逐驢子
你日夜追逐着自己的影子；
直到眉上的虹采於一瞬間
寸寸斷落成灰，你纔驚見
有一顆頂珠藏在你髮裏。

從此昨日的街衢，昨夜的星斗
那喧囂，那難忍的清寂
都忽然發現自己似的
發現了你。像你與你異地重逢
在夢中，劫後的三生。

烈風雷雨魑魅魍魎之夜
合歡與含羞草喁喁私語之夜
是誰以猙獰而溫柔的矛盾磨折你？
雖然你底坐姿比徹悟還冷
比覆載你的虛空還厚而大且高。

沒有驚怖也沒有顛倒
一番花謝又是一番花開；
想六十年後你自孤峯頂上坐起
看你之上，之下，之前，之左右
簇擁着一片燈海——每盞燈裏有你。

燈塔守望者

顯克微支作
劉前度譯

有一次，離開巴拿馬不遠的阿
斯平瓦爾島的燈塔守望者，忽然失
踪了，連形跡都找不到。既然他
是在暴風雨中失踪，大家都猜想這
命運不幸的人，一定在這座建立燈
塔的岩石小島邊緣上行走時，被波
臣捲了去。這種猜想似乎更可靠，
因為他繫在岩石適當地方的小舟，
在第二天也找不到了，所以燈塔守
望者的職位變成了空缺。這份職位
必須盡可能早日找人來填補，因為
燈塔對於當地的交通和紐約與巴拿
馬之間來往的船隻很重要。蚊子灣
一帶，都是砂洲的地方，在那裡，
就算白天來說，行船已經困難了；
到了晚上，尤其是因為熱帶的陽光
使海水變成溫熱，而常常引起了霧
氣，所以行船幾乎不可能了。這個
時候，唯一一响導船隻的東西，便是
那座燈塔。

於是尋找一個新的燈塔守望者
的責任，便落在巴拿馬的美國領事
身上了；可是這種責任並不小：第
一，因為他必須在十二小時內找到
這個人；第二，這個人必須很忠誠
盡職——因此不能隨便將第一個應

徵者僱用；最後呢，又因為沒有人
候補這個職位。在燈塔上生活是很
困苦，所以對於那些過慣懶散自
由的放浪生活的南方人，就打不動
他們的心目了。燈塔守望者幾乎跟
一個囚犯相似，除了星期日之外，
他不能離開那個小島一步。每天，
有一隻小船，從阿斯平瓦爾開來，
把糧食和水交給他，然後又很快地
開回去了。在這座面積祇有一英畝
大的小島上，也沒有旁的人居住。
燈塔守望者住在燈塔裡，依着秩序
執行他的工作。在白天的時候，他
掛起種種顏色的旗幟，指示氣候的
更換；到了晚上，他把燈燃亮了。
可是最苦的事，便是如果要走到燈
塔頂上的燈室去，他就得攀登四百
多級很高險峻的梯級；有時一天裡
，他還得上下好幾次。總之，這是一
個僧侶的生活，而事實上不止此
——這幾乎跟一個隱士的生活一樣
。所以，怪不得弗康布烈領事對於
尋找這樣一個繼承者的事會那般焦
急了。想不到就在那天，居然有人
突然來應徵這份工作，因此我們不
難想像得到弗康布烈先生是怎樣地

高興的。那人是一個老頭子，已經
有七十多歲了，精神煥發，行動與
舉止很像一個兵士，他的頭髮已經
雪白，臉孔黝黑得跟美洲黑人的後
裔相似；但是，從他深藍的眼睛去
判斷，就知道他不是屬於南方人。
他的臉色有點沮喪和憂愁，可是很
忠實。弗康布烈先生一眼聽見他，
心中就感到滿意。他祇稍考問他一
下，便可決定了。所以他們開始談
話：

「你從那兒來的？」

「我是一個波蘭人。」

「你以前在那兒做事的？」

「我曾在許多地方做過事。」

「一個燈塔守望者是要居住在
一個地方的。」

「我正需要過着這種安靜的生
活。」

「你有辦過什麼事麼？你有在
政府服務的証書麼？」

老頭子從懷中拿出一塊褪色的
的綢布，好像一面舊旗，把它展開
了，說：

「這裡是証書。我在一八三〇
年得到這枚十字勳章；後來參加卡

洛黨戰爭，得到第二枚西班牙勳章
；第三枚是法國外籍兵團勳章；第
四枚是在匈牙利得到的。最後，我
又參加美國的南北戰爭，但卻沒有
得到什麼獎章了。」

弗康布烈領事拿了那張文件讀
着。「哦！史加文斯基？是你的名
字麼？哦！在衝鋒肉搏的時候，奪
得兩面旗。你真是一個勇敢的兵士
。」

「我能够做一個負責的燈塔守
望者的。」

「做這工作，每天要上塔去幾
次的。你的腿有這種能耐麼？」

「我是穿過平原步行來的。」

（在美國東部與加利福尼亞省之間
大草原，通常稱作「平原」的。）

「你曾在海上任過職麼？」

「我一般在捕鯨船上工作了三
年。」

「你曾經試過種種職業麼？」

「祇有安靜的職業我沒有試過
吧了。」

「爲什麼？」

老頭子聳着肩膀說：「這就是
我的命運。」

「但我看你當燈塔守望者似乎太老了。」

「先生，」他忽然用激動的聲調說，「我已經很厭倦飄泊的生活。我經過很多世故，所以這位位置是我需要休息的一個。我已經老了，我居留的地方；這是在你的港灣了。」呀，先生，現在事情全靠你了，恐怕在將來，不再會有這個機會。我在巴拿馬，是多麼幸運的！我懇求你——上帝可憐我，我正像一隻孤舟，要是失掉了它的港口，便會沉沒了。要是你願意使一個老頭兒快樂——我敢對你發誓，我是忠實的——我已經厭倦流浪的生涯了。」

老頭子的深藍色的眼睛表現一種熱切誠懇的神色，使到心腸很好的弗康布烈先生，也受到感動了。「好，」他說，「我就僱用你吧。你去當燈塔守望者好了。」老頭子的臉上馬上露出一種不能形容的喜悅來。

「謝謝你。」
「今天你能到燈塔去麼？」
「我能。」
「那麼再見了。還有一句話——要是你有失職的事情，就會被辭掉的。」

「我曉得了。」
那個傍晚，太陽在巴拿馬海峽的其他一端降落，陽光消失了，亮光不見，夜色籠罩着大地的時候，新來的燈塔守望者，顯然已經工作了，因為那座燈塔已照常把明亮的光線照射在海上。晚上很平靜，真正的充滿了熱帶的風光，天空瀾漫着透明的薄霧，在月亮的周圍，形成了一條邊緣很柔軟完整的彩虹；海中祇因浪潮的升漲而移動吧了。史加文斯基站在露台上，從下面看上去好像一個小黑點。他在沒法集中他的思想，以便瞭解他的新職位；可是，他的心頭好像受了種種的壓力，以致不能慣常地運行。他感覺自己有些像一頭被追趕的野獸，終於在人跡不到的岩石或洞穴內，得到避難的地方。最後，他已經得到了安靜的時期；所以，安全的感覺和一種不能以語言表達的幸福，充溢着他的心胸。現在，在這個小島上，他對自己以前的種種流浪、不幸和失敗，大可嘲笑一下了。他實在像一艘船，它的桅桿、繩索和帆布，都被暴風所毀壞，而葬送到海底裡去——一艘遭暴風所掀起的波浪所擊打的船，還在搖擺着前進到港灣裡去。但是，當他把暴風的情景，跟他正在開始的未來的安靜生活比較一下時，那種情景便很快從他心裡消失了。他已經把自己一部分的奇異冒險的生活告訴了弗康布烈先生；可是，他還有許多其他意外的事沒有跟誰談起過。他的命運很壞，每當他豎起帳篷，安排好爐灶，打算長久居住的時候，便會起了大風把他的帳篷的支柱吹倒，將爐火吹熄，令他全功盡棄！現在，從燈塔的露台上俯瞰着閃爍的波浪，他記起了過去的種種生活的演變。他曾在世界許多地方打過仗，

而在流浪的時期，也曾試過種種的工作。因為勤儉和忠實，他會賺了一些錢；但是，不管他怎樣地慎重，始終會喪失了去的。他在澳洲當過金礦工人，在非洲掘過鑽石，在東印度當過鎗手。此外，他在加利福尼亞省開辦過牧場——可是天旱又使他破產；他又在巴西跟土人做過生意——可是他載貨的筏却在亞馬遜河沉沒了；他孤單一個人，手無寸鐵，幾乎赤身露體，在森林徘徊了許多個星期，靠野果為生，生命隨時有受到野獸危害之虞。後來他又在阿肯色省的海倫納開辦了一家煉鐵廠，不幸全城發生大火，他的煉鐵廠也遭殃了。以後，他在洛磯山被印尼安人捕獲，幸虧一批加拿大獵人把他救了，才不致喪生。接着他在一艘來往於布蘭加與波爾多之間的船上當水手，並又在捕鯨船上當漁夫；可是，兩艘船都沉沒了。他又在夏灣那開設一家雪茄煙廠，可是在他染黃熱病的時期，他的夥伴却捲款逃走了。終於他才來到阿斯平瓦爾，也許這是他失敗的終點——因為在這座岩石的島上還會發生什麼事體呢？水、火、或人，都不會來擾亂他。不過，史加文斯基一生未嘗受過多少人的苦難，因為他碰到的好人，都比壞人來得多。

可是，在他看來，宇宙間的四大元素——風、火、水、土——都在迫害他。那些跟他相識的人，都說命運多乖，所以在解說事情時，都堅持着這個理論。他自己也漸漸變成一個偏執狂的人了。他相信一隻有力和復仇的巨手，不論在陸上或者水上，在到處追擊他。但是他並不願說出來；祇有人家偶然問起他那隻手是誰的時候，他才神秘地指着那顆北極星說：「就是從那個方向來的。」事實上，照他那種驚人的不停斷的失敗來說，真會使人忍受不住，尤其是對那些有過失敗閱歷的人！不過，史加文斯基却有一副印安人的堅忍性，以及有一種從心裡忠實來的極大的、鎮靜的抵禦力量。從前他在匈牙利的時候，因為不願替人執馬鞍，和向人求饒，結果身上被刺刀刺傷了多次。此外，他也不對禍患低頭。他像一隻螞蟥那樣勤勞，往一座高山上爬，雖然跌下來數百次；但是他還安靜地開始第一百零一次的攀登。所以，他可以說是一個特殊怪異的人物。上蒼知道這個年老的兵士，曾在多次的慘痛中受過鍛鍊，和苦難中變成了堅強；可是，還具有一副童稚直率的心腸。當古巴發生流行病的時候，他因為把自己所存有的許多金雞納霜通貼送給病人，結果患了黃熱病。

他還有一種奇異的特性——就是雖然經過過許多次的失意；但是，仍舊充滿着一種信心，對於前途的安寧，未嘗失去了希望。在冬天的安寧，他忍耐地等待着，而懷了這種思想，渡過整個夏天。可是，冬天接踵地過去，史加文斯基却在幻想中活着——頭髮也變成斑白起來

。終於，他老了，開始喪失他的精力；他的堅忍性也逐漸消失，他以前的鎮靜也變成神經過敏了，這位幾經鍛鍊的兵士，竟變成一個熱腸百結的人了！除此之外，他又時常因了觸景生情而引起可怕的懷鄉病，以致瘦削了很多。例如當他看見了燕子，像麻雀般的灰色鳥兒，山上的白雪，或者聽了舊時的傷感歌曲，都會引起這種感觸來。最後有一種思想支配他——他希望着安靜的生活。這思想完全支配了這個老頭子，把他所有的願望都拋棄了。這個沒有止息的漂泊者，除了想得到一個安靜的隅角來休息，和靜候死亡之外，已經想不到有甚麼更渴想、更寶貴的東西了。這個也許特別地因為命運驅使他在天涯海角流浪，弄到他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所以便覺得人間的生活最大的幸福祇有停止再渡流浪的生活。其實，這種適度的幸福是他應該得到的；但是，因為他對失意已經習慣了，所以他希望過着安靜的生活，正如普通一般人所做的非分之想相似。他簡直不敢存着這種念頭。可是現在，在十二小時內，他竟意外地獲得了一份好像有人替他從世間裏挑選出來的職位。所以，他在傍晚的時分，燃亮了燈火，感到迷惑。自問這究竟是不是一種事實，而又不敢回答那是事實的時候，都不是為怪。但是，同時，他在露台上，看着時間一點鐘一點鐘地過去，事實已經在他眼前擺出一種無可爭辯的明証。他凝視着，心中已深信

不疑了。他望着海上，似乎是他平生中的第一次。燈上的凸透鏡，在黑暗中投射了一道龐大三角形的光線；在這些光線之外，老頭子的眼力，就看不到那遠遠的一片神祕而可怖的黑暗地方。但是，這遠遠的距離似乎是在朝着光線方向奔來。長的波浪接連從黑暗中湧出來，向波海盤下衝去，發生燈火中照耀成紅色，明晰可見，海潮繼續高漲，淹沒了沙礁。那時海洋的神祕的語聲，愈來愈愈明亮，有時像大炮的聲音，有時像森林的怒號，有時又像人在遠處吶喊的聲音。有時又趨於寂靜；後來在老頭子的耳朵裏，又聽到長嘆的聲音，又像是啜泣，於是又突然大聲暴作。終於，大風將薄霧吹散，而帶來了破碎的烏雲，把月亮遮掩了。後來西風吹來愈烈，海濤帶狂怒，衝擊燈塔下的岩石，泡沫吮舔着基牆。在遠處，一個風雨開始怒吼了。在這黝黑海上，有一些綠色的燈光，正在船桅上閃爍着。這些綠光，上下左右，飄搖不定。史加文斯基走下石級，回到他的臥室裏。這時暴風雨開始在哀號。在塔外，船裏的人們正在跟夜、黑暗及海濤搏鬥；但是，在燈塔裏，却是安靜無聲，甚至暴風的吼聲，也不能侵入那堅厚的牆壁，祇有單調滴答的鐘聲，使這個疲倦的老頭子入睡了。

過去了。一天，一個星期開始大作的時候，在黑夜中，常聽到有呼喚他們名字的聲音。要是在這個茫茫大海能够這般呼喚，也許一個人在老年的時候，在另外一個更黑暗更神祕的無盡無邊中，會有呼聲來召喚他的；這人對生活愈感到疲倦，這種呼聲對他更加覺得可愛。但是，要聽這種呼聲，就需要安靜的。而且，老年人都喜歡安靜的多，好像已經有了墳墓的預兆。燈塔對於史加文斯基，就等於他的半座墳墓，因為沒有比燈塔上的生活更單調的了。如果青年人來幹這份工作，他們不久就會棄職的。燈塔守望者大體都是憂愁和孤僻的老人。要是有一個燈塔守望者偶然離開了燈塔，在人叢中行走，他簡直像一個在沉湎中被喚醒的人。在燈塔上，却缺少在通常生活中那種教人適應環境的感覺。一個燈塔守望者平日所接觸的，祇是一片茫茫的天。海天的分隔，這人的靈魂在它們之間過的就是孤寂的生活了。這種生活，祇有使人不斷去沉思而已；除了沉思之外，就沒有旁的東西能刺激他或他的工作。天天都一樣地過去，正像陰經的珠串相似，除了天氣的改變，才有變化吧了。但是，史加文斯基却感到生活比以前幸福得多。他在黎明時分便起牀，吃過早餐，便擦亮燈上的凸透鏡，然後坐在露台上，眺望遙遠的海景；他對於映在他眼簾內的景色，始終不會感到了厭倦。在藍綠色的海洋上，可以看見許多張滿的帆，在陽光中閃躍着，因為光輝燦爛，使眼睛睜不開來。有時，許多船隻

，利用着所謂貿易風，列隊駛來，好像一羣海鷗或者信天翁。還有那些指示海峽的紅色浮標，在微波上輕緩地飄蕩着。每天下午，總有像羽毛的巨大的灰色濃煙，在帆船之間升起。這便是從紐約運載搭客跟貨物到阿斯平瓦爾島的汽船，它航駛過的地方，都變成了一條浪花飛濺的道路。在露台的那邊，史加文斯基可以看見阿斯平瓦爾全島和它忙碌的港口，在這港口裏，桅檣林立，大小船隻擁集在一處；在更遠些地方，可以見到山白色的房屋和高樓。從他的高度燈塔上眺望，小的房屋看去像海鷗之巢，船隻好像甲蟲，人們在白石的街道上行走宛似小小的黑點。在清晨的時候，溫和的東風吹來了一陣紛亂都市的聲音，其中要算輪船的口笛聲最為响亮。到了下午六時，港口裏的動作開始止息；海鷗都躲藏在岩穴裏去；波浪漸漸衰弱，好像有些不顧動彈；於是，在陸地上，在海面上，以及燈塔上，都變成寂靜無聲了。海潮退却，留下的黃沙，閃爍着好像黃金般的織物；這時燈塔的身軀，在蔚藍的天空，很明顯地襯托出來。夕陽的光線，從天空上照射在海面上，沙灘上和絕壁上。這時候，一種充滿了愉快的倦怠侵襲了這老頭子。他覺得他現在所享受的寧靜生活是最優美的了；當他想到他繼續享受這種生活時，他覺得他已經沒有缺乏甚麼了。

（下期續完）

世界文壇

本刊資料室

鏡子的故事

TALE FOR THE MIRROR



短篇小說是最難寫的，很少作家寫得出一個好短篇；而短篇小說如果寫得不特出，就毫無價值。一篇平庸的中篇或長篇，還可以馬虎看看，至於平庸的短篇，就會使人望而生厭。可是，即使短篇小說寫得好的作家，也只得極其輕微的鼓掌讚美，出版商時時都在希望知道他什麼時候將寫出一篇奇情小說來。從前，短篇小說集的確曾經使許多作者一登龍門身價百倍，比如海明威和安娜波特等。不過，到了

今天，短篇小說在一般人眼中看來已沒有價值，不受重視。雖然如此，短篇小說大家仍然繼續出現，就好像一些頑固的賣藝人，雖然已經有了容易駕駛的腳車，仍然不停的學習騎獨輪車一樣。五十歲的曼哈丹省人嘉麗施(Hortense Calisher)，就是這些傑出作家之一，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作品中，精確與想像溶為一爐，這是短篇小說中少有的成就。她的精確是在語文方面，她形容說：「一個英國女記者的臉，」或許從來未識睫毛油，不過却以一種風土誌的方法，差不多見到了其他的一切。」又如：一位四十歲的律師，是某一代中的一個，這一代人「受到完全沒有風格的教育，沒有一點點成見，以致缺少任何足以鍛煉堅確信念的基礎。」她錯用的字很少，而且即使是有一些瑕疵，也是在矯枉過正的精確方面，例如她可能用「Perceptive」(知解的)一詞，代替「Perceptive」(有知解力的)一詞。

嘉麗施的奇妙想像，是在描寫人物方面。讀者欣賞她創作的人物，必然點頭讚賞。這些人物是思想創造出來的，而不是筆記下來的。她創作的人物千變萬化，並不是千篇一律的模式鑄出的人物。她別出心裁創造出來的人物中，寫得最好的；要算米諾特家族的人員。米諾特是哈德遜河旁居住的一個家族，兩百多年來完全不靠入息渡日。米諾特家族的人一日三餐，都到別人家裡去吃，他們就是這樣生活下去。他們穩若泰山一樣在一條危險萬分的路上行走：在人家作客和諂媚拍馬屁；一面和別人做好朋友，一面又吐露諷刺的真話。對於一個不採取歌譜手法的作家，這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嘉麗施却以輕鬆的筆調刻劃出來，相當難能可貴。她嘲笑米諾特家族每一個祖先的作客本領，然後描寫當今的米諾特後裔的難題，這是一位不名一文的寡婦，處身在一個大家庭壽終正寢的時代，非常害怕她將會陷於絕境，不得不替一位年老的陰沉沉的鳥店店主做秘書。

這篇小說(和其他幾篇一樣)動人的一點，是它描寫一項勝利。大多數短篇小說所寫的都是失敗，這點或許是因為人們的失敗遠比成功為多，或許是因為作者怕老婆和

侍者，或許純粹是因為失敗是孤獨的，而短篇小說的人物數目又必然受到限制。作者表現的情節，有些是悲傷的，有些却不是，而這種沒有一定格局的手法是受人歡迎的。

煤油磚

THE CAPE COD LIGHTER



美國文學界的許多缺點之一，是少了一位吝嗇的老人。可愛的老人却多得，比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桑布(Carl Sandburg)和米勒(Henry Miller)等。可是却缺少個年老的守財奴，能够用三寸不爛之舌，像一條鞭子一般，把青年記者打得倉皇逃遁，跑回編輯老爺面前訴苦，同時，也帶回去許多精采的引述詞句。這的確是美國文學上的一大損失。在其他方面，美國社會上到處都可以找到這樣的一個人，好像眾議院中的康龍叔叔(Joe Cannon)，煙草企業的

，以及勞工界的李威斯(John L. Lewis)和棒球界的威廉士(Ted Williams)等都是。他具備的是，這種空虛看來確實已有了候選人。他是奧哈拉(John O'Hara)，除了年齡之外，他已具備了各種資格。他是一位五十七歲的精壯漢子，還需要陶冶幾年的工夫，才能夠達到他的巔峯狀態。不然的話，他的資格已經很夠了。他喜歡穿蘇格蘭呢的衣服，手持一根醜陋得給人深刻印象的拐杖，而且在照片上也手持拐杖出現。奧哈拉攻擊壞蛋最成功的文章，便是他的序文。他在自著的「五個劇本」的序文中，所譏罵的壞蛋，當然是指陰謀阻止這些劇本在百老匯上演的製片家和導演。不過，奧哈拉通常抨擊的對象，不必說，是書籍批評家。他對這些批評家的態度好像是這樣：他四十年來學習怎樣寫作，如果他們還不欣賞他的成績，那末他們很有資格自行跳到海中去見閻王了。

夜的木刻 · 羊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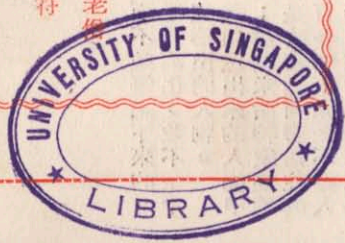
——那夜，我和珊珊泛舟海上
男高音的吭歌如暴雨戛然止落
零落的「再唱」，依稀來自林間的陣陣
歸鴉

另一次更狂烈而靜默的喝采
轟然在萬物的心中响徹
雲的佈景裡，那溫柔娟秀的歌女
蓮步蓮步登臨
那一曲搖籃，一曲夢幻
都有綿羊的感覺
今夜，誰的夢鄉
沒有桃花源，沒有茉莉的馨香？

們究竟糟到什麼地步，不過，我可以猜到。」序文之後的正文又怎樣？這些短篇小說是奧哈拉寫得最好的幾篇。雖然說不上有什麼很新奇的東西，但也非妙冷飯可比，這證明他的別出心裁。他巧妙製造出一塊名叫吉伯斯城的地方，同時描寫西州東部醜惡的城市。這些小說中的人物，與奧哈拉平素的作風一樣，主人翁的社會地位範圍很廣，各種人物都有，可是道德與心靈方面範圍較窄，只有「半正經」到「不很好」之間幾種，既缺少窮凶極惡之徒，也沒有超凡入聖的人。

奧哈拉也像平素一般，人物的外表描寫得非常好，可是却似乎沒有看到心靈深處。不過這點可能似是而非，可以辯說：他抓住人物心靈的形象非常到家，但是心靈的深處却描寫得很少。這部短篇小說集中最好的一篇，要算是「白哥林」了。就像作者以前描寫尖刺的小說「沙馬拉的約會」一樣，它描寫吉伯斯城一位汽車商人的衰退與沒落。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白哥林」比「沙馬拉的約會」更好，這句話說得很中肯。如果奧哈拉的序文不是寫得妙絕，我們倒真的希望他專門集中心力去寫短篇小說了。

許多琴音，許多梵唄鈴的降E調
都磨集而來
耳畔，低低地灌注着
一枝韓爾德諧美的六重奏
風躲在樹梢的髮裡
羞慚地諦聽着
連跳躍的燈蕊也搖身變為入定的老僧
遠處，螢蟲帶着一個個幽美的音符
飄曳而過
天邊，總有萬千數不盡的聽衆
打着驚疑的眼色
夜的嘉年華會
在郊外浮彫一種謐靜和諧的美
只有愛動的海
依舊沉醉地輕輕哼着那支古老的情歌



蕉風月刊

號一三四NDK字准版出

期四二一第

號月二年三六九一

出版者：

焦風出 版 社
電話：五一九六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二九六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一三七三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he
Chao Foon
Monthly

February, 1963.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